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文天祥传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中华名人传记

文天祥传

XXX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获益“竹居”仰先贤.....	002
第二章	京城殿试中状元.....	011
第三章	阻迁都奏斩奸贼.....	026
第四章	正道直行抚地方.....	034
第五章	毁家勤王起义兵.....	045
第六章	出使元营遭扣押.....	060
第七章	不指南方不肯休.....	074
第八章	反攻江西图复兴.....	098
第九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122
第十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131

第一章 获益“竹居”仰先贤

江西吉州庐陵县（今吉安县）的淳化乡富川镇（今富田村），镇前有富川水淙淙流过，镇后有长着怪木奇卉的文山。真可谓山清水秀，风光迷人。镇里有一文姓大户人家，端平三年（1236年）五月初二，由文家的院落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此声啼哭向世人宣布一代英杰文天祥于今天来到了人间。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字士表，号革斋，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家里虽有些田产，但他却并不把佃户交租之事放在心上，尽管一直与仕途无缘，但他仍一如既往、不改初衷地将读书当作最大的乐趣。

文天祥是文家的老大，出生时，父亲22岁。第二年，天祥的弟弟文璧也出世了。年轻的父亲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一心只想着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

文仪一贯喜欢读书，视书本为蜜糖，为了读书，他常常废寝忘食。他从书中悟出了道理，主张“化学来新”，也就是推陈出新，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去补世、报国，对社会做出贡献。所以他在自己经常佩带的玉佩上刻上一个“革”字，也就是这个原因。

待天祥兄弟稍懂事时，文仪就常常带他们到“竹

居”去。到那儿之后，文仪自己读书，让他俩在一旁翻阅画册，或拿起纸笔勾画。见到父亲认真读书的情景，年少的天祥兄弟在书房里模仿起来。

这年，文天祥五岁了，文仪开始正规地教两个孩子读书、写字。文仪对孩子要求很严格，该背的，必须背下来，该写的，必须写好，如果完不成，轻则训斥，重则惩罚。天祥兄弟从一开始念书，便非常用心，而且很听话。

文仪为了教好孩子，他不惜花钱聘请曾凤等名师到家里授课。名师很有经验，文天祥兄弟获益匪浅。文家的经济并不很富裕，为了请名师，父母省吃俭用，有时母亲还悄悄变卖首饰。

过了几年，文家终于请不起塾师了，文仪就亲自给孩子授课。他对孩子的学业抓得更紧，每天白天讲了新课，晚上就要求孩子们在灯下背诵，光会背还不行，他还要提问，以考查孩子们领悟的程度。对孩子们没有理解的问题，他就反复讲解，父子间不断问答，直至孩子们学会弄懂。文仪还要求两个孩子将书中的警句用纸条抄录下来，贴在书斋的墙壁上、书架上、柱子上……

天祥兄弟日复一日地在被名言警句贴得琳琅满目的“竹居”中苦读，成绩提高很快，他们不仅背会了四书五经，而且还能讲解。父亲看着天祥兄弟的进步，

很高兴，但也并不满足，仍然严格地要求他们。夜深了，孩子们精神集中不起来，父亲就不住地提醒他们注意，要再打瞌睡，就厉言训斥，罚孩子站起来。一天父亲外出，留下了功课，时至下午，文璧听见窗外蝉叫，便在屋里坐不住了，说：“哥，外边的蝉鸣声多悦耳哟！爸爸还没有回来，我们一块去捉蝉，怎么样？”已经扎扎实实温习了一上午功课的文天祥，一听弟弟这么一说，正中下怀，便与弟弟一道出去捉蝉了。正玩在兴致上，父亲回来了，给撞个正着。父亲一见，便大发雷霆，把天祥兄弟俩打了一顿……

光阴似箭，又是几年过去了，“竹居”里一擦一擦的书，几乎让天祥读遍了，父亲就不惜花钱，也不怕路远，四处寻找并尽可能多地买好书回来让天祥读。有时买书钱不够，就脱下衣服到当铺当了钱，再把书买回去。每次买了新书，父亲读完就给天祥读，然后再让天祥讲给弟弟听，天祥读一遍，再讲一遍，理解得更深了，同时也锻炼了口才。

父亲文仪很讲究学习方法，从“革”字的治学观点出发，他反对死读书，主张读书、写文章都要有新的见解。在父亲的引导下，天祥从小就养成了善于思考的好习惯，读了书，总要多想几个“为什么”，悟出些道理，再去解释社会上的现实问题。

一天，天祥读到，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婴敝车羸马

（乘破旧马车）的事迹时，很有感触，他立刻对父亲和弟弟谈起自己的看法：

“晏婴有真才实学，而不讲虚荣，现在宋朝的官员追求奢华的风气盛行，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做人就要像晏婴那样，多想想怎样为国出力……”

由于文天祥善于思考，肯钻研，所以他少年时代写的文章就很有风骨，很有正气。以后参加进士考试，甚至做了官，他所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见解，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意义。

在“革”字治学思想指导下，文天祥从小就有着明确的读书目的，那就是为了补世和报国。文仪很了解当时的国家形势，他常对天祥兄弟说：

“自从大宋朝廷南渡后，国势日渐腐败和衰落，而北方的蒙古族日益发展和强盛起来，他们灭西夏，占高丽，又吞并了金朝，虽然目前内部有些权力之争，但迟早是会向南方用兵的。大宋正需用人才，你们要学好本领，为国效力呀！”

文天祥的父亲最喜爱竹子，他在院落内外栽了许多翠竹，还给书斋起名“竹居”。文仪还经常亲自修整竹园，有时还画上几幅画或对翠竹吟上几句诗，他的生活中离不开竹子。同时还经常与天祥兄弟谈论竹子的功用和性质，用以启示他们做人要正直和坚强。

一天，上完新课，面对窗外的绿竹，文仪突然发

问：“你们兄弟二人想想竹子都有哪些用途，看看你们谁说得最多？”

弟弟文璧抢先回答：“竹子可以做筷子，编篮子，能制床，做桌子、椅子，盖房子，扎扫帚，还可以做扇子、斗笠……”

天祥接着说：“弟弟说得对。但更重要的是竹子可以制笔，可做竹筒，历史上的许多书都是写在竹筒或刻在竹筒上的，没有竹子，我们哪能知道古代那么多事情啊！”

“是的，是的，你们说的都对，竹之功用可谓大矣，而它的品性，又可谓高尚。你们能说说它的品格吗？”父亲进一步发问。

“竹子经风雪而不凋，”弟弟文璧说，“别的花草一遇霜打风吹都枯死了，而竹子却依然挺立，依然翠绿。古人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说的就是这种不畏严寒冰雪的性格。”

“竹子无论在地，还是在平原都能生长，它不要求很好的种植条件，”文天祥一面望着院子里的翠竹，一面从容地说着，“然而竹子质地却很坚硬，不管风吹，还是雨淋，它都保持正直，从不肯低头弯腰！”

父亲越听越高兴，把天祥兄弟领到屋外竹林旁，指着竿竿修竹说：“我生来最喜爱竹子，原因就在这

里。竹子有那么多用途，而又不需要人们给予什么，它质坚、干直，身可焚而不可毁其节，干可断而不可改其直。我认为做人也需要这样。”

“您放心吧，我和弟弟一定像竹子那样去做人，要为人们办更多的好事、实事，而且遇到逆境和恶势力，绝不低头弯腰，绝不变节。”天祥握着拳头，坚定地对他父亲说。

庐陵，自古以来便是人才荟萃之地，仅宋朝就出现了著名的人物，诸如欧阳修（谥文忠）、杨邦祜（谥忠襄）、胡铨（谥忠简）、杨万里（谥文节）。这的确是庐陵的骄傲，人们在学馆挂起了他们的遗像，供全县读书人瞻仰。

一天，父亲要到县城里的学馆去，便问文天祥：“你今天不用在家里读书了，跟我去一个好地方，行吗？”文天祥问：“什么好地方呀？”父亲有意问：“你猜一猜呀！”文天祥不假思索地说道：“县城学馆，对不？”父亲高兴万分，说道：“对，就去那儿。”

天祥早就把那里当成很神圣的地方了，便高兴地答应道：“去，我早就想去看看。”

“路途遥远，走起来不许喊累，看时要仔细，回来还要说说有什么感想，能做到吗？”父亲向天祥提出要求。

“能——”天祥满口应允道，连蹦带跳跟着父亲

出了家门。

8岁的小天祥一路上跟着大人，有说有笑，一步也不肯落后。走呀走，终于到了县城，天祥顾不上劳累和饥饿，催父亲快领他去学馆。

学馆里，父亲不住地给天祥讲解着有关学馆的一些知识，例如，为什么要建学馆啦，什么时候读书人要到这里祭祀啦……天祥边听，边默默地记住了。

步入大殿，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天祥一眼就看见了殿堂上悬挂的人像，忙拉父亲走到近处，一边仔细端详，一边问：“这位是不是欧阳文忠公？”

“对，也就是欧阳修，你不是读过他的文章吗？”

“是的，《醉翁亭记》就是他写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多好的文章呀！”

发现儿子对读过的文章记得这样熟，文仪很高兴，就又讲起欧阳修的事：“欧阳文忠公反对宋朝初年的浮靡文风，大力提倡古文，他‘文章名冠天下’，‘风节自恃’，苏轼赞扬他‘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听着父亲的讲述，天祥心中更增添了崇敬之情。

在第二幅画像前，文天祥立住了。这是位英雄，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非常威武。他怀着敬佩的心情听父亲讲解着：

“这是杨忠襄公，也就是杨邦祜，他是本朝南渡

初期的忠臣。一百多年前，金国统治者占领河北和中原后，又进犯江南，妄图消灭宋朝。金元帅完颜宗弼，也就是金兀术，率兵侵占了建康（南京）。杨邦祯当时正在那里任通判官，他被俘了。为表示不肯降金的决心，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下‘宁作赵氏（宋朝皇帝姓赵）鬼，不为他邦臣’十个大字。金兀术以高官利诱他，他拒绝了；以死亡威胁他，他毫不畏惧。面对金人，他用头触柱基，血流满面，高声大骂，只求速死。金兀术大怒，便杀害了他，并且残忍地劈开他的胸膛，挖出他的心……”

听到这里，文天祥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咬紧牙关，默默地思索着。

父亲又将天祥领到了第三幅画像前，对他说：“这位是胡忠简公，也就是胡铨，同杨邦祯生活的年代差不多。当时奸臣秦桧做宰相，怂恿高宗皇帝杀岳飞，并同金国订立丧权辱国的和约。这时，胡铨竭力反对，上书皇帝，要求皇帝斩下秦桧、孙近、王伦等三个奸臣的头。这篇奏章深得人心，却触怒了高宗和秦桧，他们把胡铨贬官到偏远地方，直到20多年后孝宗即位，才把他召回。为了国家安危，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多么让人钦佩啊！”

“胡忠简公真是了不起！”文天祥从心底发出赞叹。

几位名臣、志士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文天祥，在学馆大殿里，他向父亲说：“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要为国家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我死后不能同他们那样受人祭祀，那就不是大丈夫！”

“说得好！”父亲热情地称赞他，“人总是要死的，能为国家出力，能保持大节，就死得有价值，人们就会尊重他，永远怀念他。”

回家的路上，父子俩就人生价值的问题讨论个不停。

“你怎样才能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呢？”父亲试探地问。

“好好读书，长学问；练武艺，强身体。等我长大了，天下太平，我便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遇上战乱，我就要领兵杀敌，保家卫国，绝不失大节。”

父亲对他干脆利落的回答相当的满意，并且语重心长地鼓励天祥长大后精忠报效国家。

从学馆回来以后，文天祥好像更懂事了，乡贤的画像总浮现在他眼前，他立志要向那些志士学习，一生有所作为。

也许就是从8岁瞻仰乡贤像后，他才真正开始发奋图强的。

第二章 京城殿试中状元

宝三年（1255年）冬天，文仪带着天祥兄弟二人晓行夜宿，前往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进士科举考试。

这一年来，父亲文仪的身体欠佳，临行前，人们劝他不要陪儿子去考试了，但他执意要前往，并且说：“我花费了20年的心血，要亲自看看它的效果。”这些天来，尽管寒风袭人，但他仍精神矍铄。早晨他招呼儿子赶路，晚上他又忙着找客店，备茶饭，一心要儿子吃好睡好，好精力充沛地参加考试。

这年文天祥整20岁。两年前他在乡试中考了第一，今年初又到白鹭洲书院跟博学多才的欧阳守道先生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他以聪明好学赢得了欧阳先生的悉心指教。后来又参加了郡里的考试，他和弟弟文璧一同中了贡士。他知道，中了贡士只是取得了进京城应考的资格，在京城要参加礼部主持的省试，及格以后再参加殿试，在集英殿根据题目，写出对策文章，由皇帝亲自阅卷，才能决定是否考取进士，因此，京城的两场考试是最重要的。天祥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不辜负父母和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途中，文天祥不止一次地想起了离开家乡时的情景。母亲噙着眼泪为他们兄弟二人准备行装，祝愿他们金榜题名，将来好报效国家。他的伙伴以及众父老乡亲也来送行，有的说：“我们没有本事考进士，天祥中了进士，做了官，一定要想着我们百姓，要把国家治理好。”有的说：“如今北方蒙古政局有所稳定，力量有所恢复，他们刚刚远征了云南，不久就会进犯江南。天祥考取了进士，做了官，一定要辅佐皇上富国强兵，保住大宋江山。”

临行前，吉州以及庐陵的官员也为天祥兄弟设宴饯行，称赞他们兄弟为家乡带来了荣耀，勉励他们继续努力，金榜题名。

就这样满怀着奋发向上的壮志，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文天祥踏上了赴京应试的征途。

临安作为南宋都城已有120多年了，几代皇帝及官僚偏安于此，不思国难，整日花天酒地，尽情享乐。如今的临安城内，几十万人口，殿阁楼台林立，市肆（铺子）坊巷星罗棋布，一派繁华景象。再加上现在已到年末，大街小巷更是热闹非凡。

父子三人找了一家旅店住下。天祥兄弟准备参加几天之后的礼部省试。父亲则照顾兄弟二人吃饭、睡觉，联系参加考试的有关事宜。闲下来时父子间也议论时局。

“淳熙年间，有个叫林升的诗人，曾在这里的一家客店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你们还记得吗？”父亲问道。

“记得，那是一首七言绝句。”天祥回答道。

文璧紧接着背诵了这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依然如此啊！”父亲文仪无比感慨地说，“几十年过去了，看看现在的临安，还不是和当年一样，官僚士大夫醉生梦死，有谁还想着国家的安危！这样下去，别说收复失地，我看连这半壁江山也难保啊。”

“我们一定要设法保住大宋江山。如果我能在朝中做官，就要向朝廷陈述我的看法，让皇上认清如今的形势。对了，过些天我如果省试得中参加殿试，我就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在策论中写出来，让皇上看看。”天祥诚恳地对父亲说。

“不过，谁知道皇上又会怎样想呢？”父亲担心地说，“如果惹怒了他，落榜事小，还会有杀身之祸的。”

“我不怕，我就是要讲真话，讲实话，考不取进士，做不了官，没有关系。因讲了真话而被杀头，恐怕还不至于，您老人家尽可放心。”

天祥同弟弟文璧认真准备了一些日子，便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省试，他俩沉着应试，考完后都感觉不错，

便耐心等着发榜。

二月初一，礼部发榜了。文天祥兄弟双双通过了初选，父亲文仪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少人向他祝贺：“恭喜您两位公子榜上有名，老人家的心血没有白费。”文仪答道：“同喜，同喜。能否中进士，还要看殿试呢！”

省试通过后，天祥夜以继日地准备功课，而文璧却有些放松，总认为自己有把握。殿试临近，文天祥忽然生了病，父亲文仪半年来一直操劳，不得休息，见天祥考前患病，又过于担心，一下子也病倒了。过了两天，天祥病轻些了，他劝父亲好好养病，不要替他担心。

五月初八是殿试的日子。这天早上，天祥感觉好些了，他早早把文璧唤醒，做好准备。父亲硬撑着病身子，把他们送到门口，深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恨不能亲自送两个儿子到考场去。

御试策的题目很长，总共有586个字。除了些空话以外，主要是让考生就当前的社会形势发表议论。比如，对灾害不断、人民困苦、人才缺乏、士习浮华、财政困难、兵力薄弱、盗贼未平、边境不安等等问题，是怎么看的，谈谈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考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其他考生拿了题目，左思右想不敢动笔。因为他们中间多数人都把这篇文章当

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要考虑如何为朝廷当今天子歌功颂德，如何投皇上、考官之所好，并且要在文字绮靡方面下功夫，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而偏偏又碰上了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

文天祥非常沉着，坐在考场上，看了题目后，病好像一下子痊愈了似的，他感慨万分，滚滚的心潮有如大江的波浪，讨饭饥民的破竹篮、被掠女子的哭脸……一古脑浮现在文天祥眼前，他想起几天前听说的临安城有人易子而食，有人用人肉做包子卖；他想起官府滥印的“交子”（纸币）和害人不浅的高利贷，当即把考题中提出的八种情况，归纳为四个问题后，随即落笔道：

“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地；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文天祥对这四个问题一一作了阐发。

第一个问题，关于天变（灾异）的不断发生，他认为民怨招来的。虽然这种看法还是受“天人感应”的影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但他揭露人民生活困苦的原因是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对人民予取予求，贪而无厌，却是一针见血的。他说：“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建，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

和余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唯所咀啖，而民困。”这种议论是非常大胆的。这里文天祥借用历史来批评南宋皇帝贪财聚敛，大兴土木，困扰百姓，完全符合事实。南宋虽然偏安江南，而皇帝的奢侈、挥霍确是不减北宋。高宗建都临安后，就大造宫室，御花园多至几十处。又造“御前甲库”，召来能工巧匠，制造珍奇玩物，供一己鉴赏。高宗如此，子孙相习成风。理宗时候，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他仍然大兴土木，建造园林寺观。他在西湖积庆山为阎贵妃建功德院，派遣吏卒到各州县搜集木材，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前后三年建成，耗费极大。权左司郎中高斯得奏请停止新建寺观，宰相谢方叔立即罢了他的官。宝三年，即文天祥写这篇御试策的前一年，理宗派心腹宦官董宋臣主管修建佑圣观、梅堂、芙蓉阁、香兰亭，他强占民田，招权纳贿，无恶不作，临安人无不骂他为“董阎罗”。皇室生活上的奢侈也是十分惊人的，皇帝生儿育女，都要用罗、绢数千匹，金、银数千两。皇子每日单食，要珍馐数十种，更不用说皇帝了。皇帝挥金如土，人民怎能不贫困。

豪家巨室的献助，也是人民的一大灾难，在南宋也是高宗开其端。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到大将张俊家，张俊接驾时进奉精美食品数百种，还

有大批宝器，其中有金器1000两，珍珠69000余颗，玛瑙碗20件，各种精细玉器40余件，绫罗锦缎等1000匹，另有名贵古玩书画等多件。献助的风气到南宋末年仍然盛行，宫中要修缮宫殿，建造寺观，就有官僚、豪富来献助土地、木材等等。他们的献助，无非是剥夺人民来的，受苦的还是人民。

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则是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比北宋更严重，神宗赵顼时，国家赋税收入每年6000多万贯，是北宋的最高额。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税收也达6000万贯，淳熙十四年（1187年）增加到8000万贯。南宋统治地区不到北宋的2/3，税收反而增加，可见赋税剥削多么残酷。再就土地的情况看，北宋初年官僚地主的土地限额是3000亩，宋朝的政策不抑兼并，南宋时有数十万亩地的地主为数不少，这都是侵吞农民的土地得来的。而且官僚地主有地无税，农民无地却要纳租。有人说南宋农民所受的剥削是“剥肤摧体，无所不至，膏血无余”，这并不夸张。

策论中提到的和籴，则是南宋政府剥夺人民的特有手段，它像直接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绳索一样。和籴是官府按户主的田产多寡摊买粮食，由官府定价，当然低于市价，甚至分文不给，纯属剥夺。从表面上看，

好像富人负担多，穷人负担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富人向地方官纳贿，自然少派或不派，负担大多落在穷人身上。每次和余颁布，都有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文天祥说：“东南民力竭矣！”这是真实情况。

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才和士习。文天祥认为“士习厚薄，最关人才”，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牒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校艺于科名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校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竞奔于世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繫，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这段话把南宋士人风气败坏描绘得淋漓尽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择手段的，当时国家忧患重重，士人忧国忧民的不多，想升官发财的却不少。有一种人是借议论国事来猎取虚名，博得一官半职的。理宗时候，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贾似道看透太学生的这个特点，用做官、赏钱收买他们，他们也就为贾似道歌功颂德。当时有人写讽刺诗说：

“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由此可见一斑。另一种人是借道学做官。当时朝廷提倡道学，有人以讲道学为终南捷径，以谋求官职。他们不谈国计民生，终日只讲天理性命，正心诚意。朝廷也希望他们这样，以免议论国事，惹事生非。这种士人对国家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陈亮向皇帝奏称：今世儒生，自以为得正心诚意的圣学，其实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痒的人。国家奇耻大辱，漠不关心，群聚埋头拱手高谈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么。朝廷委任庸人，笼络小儒，敷衍度日，臣不胜愤慨之至！这把士人的堕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错误，作了大胆的揭露。

文天祥对这种士风十分不满，他提出必须改变士习，发扬正气，才能发现可用的人材。他主张对青少年要有正确的家庭教育，除了读书，还应恪守封建道德。他还建议国子监的学生既要学习经学，也要学习治国之道和边防、水利等科目，使学者不是只图浮名，而要能办实事。这种见解在当时来说，是很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兵力和国计。文天祥认为两者是互相影响，有密切关系的。他承认当时确实兵力不足。他说，宋和蒙古发生战争以后，前线东起东海（黄海），沿着淮河、襄樊，西至四川，处处都须要屯兵设防。调两淮的兵到东海守城，两淮的兵力不足；

调荆州的兵警卫襄樊，则荆湖兵力不足；调江淮的兵入川，下游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国家自然就弱了。要变弱为强，就得招兵。招兵要发饷，财政机关却拿不出钱，确实是矛盾。但文天祥反问，难道国家真的没有钱养兵吗？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国家没有计划，除交纳岁币银绢以外，从没有订出保证军需的政策，饷项来源自然困难。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观的挥霍浪费，是国家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的“琳宫梵宇”，建筑时争奇斗巧，要耗费多少银子呀；宫廷中“霓裳羽衣”，“靡金饰翠”，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皇帝对贵戚近侍“量珠辇玉”的赏赐，是国库的沉重负担。国家的钱都花在这里，养兵的费用还能有多少呢？他尖锐地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只有“急求所以节财之道，则财计以充，兵力或于是可强矣”！

文天祥对这三个问题的对策，概括来说，就是纾民困，淳士风，节国用，这些都是正确的。他的建议是匡时救世的良言。一个21岁的青年，能提出这样的对策，是难能可贵的，显出了他具有蓬勃的朝气。

但是对于第四个问题，他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而其来也，必待内之变；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而其起也，必将纳外之侮。盗贼而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所谓“盗贼”是指

起义农民。在他看来，女真、蒙古军事贵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认为内部有农民起义才招致了他们的南侵，则不符合事实。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他们的上层军事贵族出于贪婪而实行战争掠夺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权腐败，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并不是农民起义造成的。他把农民起义看成是更大的威胁，主张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时候，首先应剿灭“肘腋之蜂蚕，怀袖之蛇蝎”的起义农民，这完全是错误的。比如他举例说李成勾结杨么，成了绍兴年间国家的大患，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南宋统治者对杨么的诬蔑。事实是伪齐皇帝刘豫命李成派人送金帛文书向杨么招降，被杨么严词拒绝，不久又派来30多个说客，带来更多的财物，企图诱惑义军，起义军把他们全部杀死，投入江中。文天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对起义农民的仇视。这种思想使得他不能联合农民起义军来抵抗蒙古铁骑的进攻，阶级偏见蒙蔽了他的聪慧。

对四个问题提出对策以后，文天祥还建议应当“重宰相”、“收君子”。重宰相就是要皇帝严肃纲纪，整饬吏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象，排除外戚、宦官干政擅权。收君子就是主张任用正直的士大夫管理国家政事，听取公论，奖励直言。他认为凡是因直言被贬

官的，应当召回复职。

这篇御试策还有一段精彩的议论。题目中指出对策用词要“勿激勿泛”，也就是说，既不要措词激烈，危言耸听；也不要泛泛而谈，言之无物。文天祥对这几句话非常反感。他写道：“臣等尝恨无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积，幸见录于有司，得以借玉阶方寸之地，以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将明目张胆，謇謇诤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这说明文天祥主张议论要尖锐泼辣，击中要害，认为这是臣下忠心的表现，实际上是要求皇帝采纳逆耳的忠言，重视社会的公论，不要厌恶大臣的犯颜直谏。他还说：“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者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这几句与其说是对皇帝的反问，无宁说是提出了抗议，在廷试中居然敢于诘问皇帝，反映了文天祥的刚直性格和对国家的耿耿忠心。这些事实也反映了文天祥参加进士考试，猎取功名不是唯一的目的，他所切望的是皇帝能采纳他的主张，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强盛。

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的确是一篇优秀论文，体现了他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观点。文章直

言论政，从自强不息、改革不息的观点出发，向朝廷提出了不少建议，对朝廷的缺点和错误也提出了善意的规劝。文章有理有据，切中时弊，提出了对策，显示了文天祥的满腔热情，非凡的胆量和出众的才华。

考完之后，考官开始阅卷，试卷上的姓名是密封的，看完后排好名次。几天后，被录取的试卷送到理宗手里。

宋理宗一份一份地阅读着，按照当时的规矩，被录取试卷的顺序，是以成绩高低排列的，文天祥的卷子被列在第七。

当宋理宗读到文天祥的策论时，他连连拍案叫道：“妙，妙，写得好，切中要害，国事的确是被一些糊涂官吏给弄糟了。”

理宗本是个不学无术的昏君，国家形势的每况愈下，他有直接责任。但这次从出御试策题目，到选取进士，他偏偏耍了个花招，想要掩人耳目，让大家认为皇帝是英明的，而国家不景气都是昏官太多所致，所以如今要选些有胆识的人来做官。文天祥的文章，之所以被理宗看中，原因就在这里。而主考官王应麟则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仔细读了文天祥的文章后，也赞叹不已，对理宗皇帝说：“这篇策论文格调高古醇厚，犹如历史的明镜，作者的忠肝义胆犹如坚硬的

钢铁磐石，我为皇上获得这样的奇才而恭贺。”理宗急切地问：“他是何方人氏？这篇策论理应排第一，怎么排在第七呢？”

王应麟一听，正中下怀，因为在评卷时，他提出此卷应为首卷，却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现在天子提出点为头名，他为何不乐！忙说：“我等有眼无珠，不识金玉，罪该万死。”

王应麟于是打开密封条，“文天祥”三个字跃入眼帘。

理宗觉得十分吉利，笑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于是，他拿起御笔，在文天祥的卷子上写上四个字：“头名状元”。

公布进士名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天，集英殿里热闹非凡，大小官员及考生都等候着皇上驾到宣布结果。理宗来了，登上大殿，亲自唱名：

“头名状元——文天祥，第二名……”

待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这三鼎甲的名字唱完，理宗皇帝又亲自赐给这三人袍笏，再赐御馔。然后，让他们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到繁华的街道上。路旁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从人们的眼神中，文天祥看出了百姓对他的期待。此时，他除了荣耀和激动的感觉外，更多的感想是：今后要为国家、为百姓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文天祥在这次考中的569名进士里名列第一，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弟弟这次没有考取，父亲也无比兴奋。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准备为国施展才华的时候，陪同他前来考试的父亲不幸患急病在临安去世。这是多么沉重的精神打击啊，文天祥失去了父亲，更失去了一位严师，他伤心得几乎要昏厥。按照封建社会的陈规，父母亡故，儿子需守孝三年，文天祥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阴雨天，他和没有考中进士的弟弟文璧护着父亲的灵柩回乡去了。

第三章 阻迁都奏斩奸贼

宝六年（1258年）八月，文天祥服丧期已满，有人劝他上书宰相求官，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着什么急呢！”吉州知州有心替他向朝廷提出申请，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这两年来，随着对朝廷内部认识的深刻，文天祥已经不热心出来做官了。当时，理宗在朝廷中重用的是董宋臣和丁大全两人。董宋臣是理宗的内侍宦官，最善于讨好献媚。为了供理宗享乐，他不惜花费重金在宫中修造芙蓉阁、香兰亭，招进舞女倡优，因而很受宠爱。丁大全则靠巴结董宋臣爬上去，当上了参政知事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大权独揽，不顾国家安危，为图私利，干尽了坏事。人称丁大全有四罪：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由于朝廷仍是坏人当道，好人自然倍受排挤，因而，朝政更败坏了。

开庆元年（1259年）正月，弟弟文璧要赴京应试，于是文天祥就陪他走水路，取道长江，一起来到临安。五月，文璧殿试中了进士，文天祥也由朝廷授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三年前，文天祥中进士后因父丧没有行门谢礼，因而这次要补行

之后才能赴任，就这样又拖延了一些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紧急起来。

一年前，蒙古军就开始南进了，他们兵分三路，从不同方向推进，准备时机成熟后，给南宋以毁灭性打击。而丁大全为了粉饰太平，既不如实向理宗皇帝报告军情，也不积极准备御敌。等到理宗突然发现蒙古军要渡长江攻打鄂州（今武昌）时，一下子慌了手脚，朝廷里一片混乱。

胆小如鼠的宦官董宋臣，极力劝理宗皇帝迁都四明（今宁波），以避开蒙军的进攻。他振振有辞地说：

“四明靠海，如果蒙军逼近，可以乘海船逃走。当年金兀术渡江时，宋高宗就是由临安到四明，乘海船才保住性命的。”

要不要迁都，理宗一时拿不定注意，他让大臣们计议。

军器大监何子举对吴潜提出：“若上行幸，则京师百万生灵，何所依赖？”

御史朱貔孙也说：“銮舆一动，则三边之将士瓦解，而四方之盗贼蜂起，必不可。”

据说，理宗曾就迁都问题征询吴潜的意见，他问吴潜：“蒙古兵日益迫近，计当如何？”

“只得迁都暂避。”吴潜直率地回答。

“卿家如何？”理宗又问。

“臣当守此御敌。”吴潜认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只要皇帝安全，国家一时有难，还是有希望的。自己身为宰相，守土有责，当然不能离开京师。

想不到这句话竟引起了理宗的疑心，他毫不留情地反问：“卿家想做张邦昌吗？”

张邦昌比秦桧更加声名狼藉，在南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理宗的猜忌，吴潜觉得这不仅是对他的不信任，而且也是极大的侮辱，他再不愿说话了。

这时朝廷中笼罩着失败、逃跑的气氛，南宋处于极端危急的境地。迁都消息一传出，临安城里顿时闹得风声鹤唳，达官贵人都收拾行装，准备逃往别处，一般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天祥觉得不能不挺身而出。他预料到自己职卑言轻，皇帝未必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还没有就任，不能用职衔向皇帝上书，便以“敕赐进士及第”的身份，写了那篇著名的《己未上皇帝书》。

在这篇奏章中，文天祥揭露了董宋臣的罪行，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此议如果实行，“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师为血为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他认为董宋臣恶贯满盈，不把他处斩，举国上下的怨怒无法消解；中书的政令不得施行；敢于直言的贤才就有所顾忌，不敢出来任事；敌人的气焰不会被打

下去；将士的忠义之心不能激发起来，国家的祸患就没有平息的日子。

这些慷慨激昂的议论，不只是发自文天祥的肺腑，也是朝野许多正直之士的公论。当然，即使立即处斩董宋臣，矛盾也不能得到解决，局势也不会立即好转，但他希望理宗通过对董宋臣的处置作为开端，表示有悔悟的心迹，从而刷新政治，激励人心，挽救宋朝的危亡。他特别对理宗提出忠谏：

“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机隍。陛下为中国王，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

这段话很尖锐，很有气魄，却也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崛起以后，成吉思汗率大军二十万进入中亚，灭亡花刺子模，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顿河流域草原地区，所向披靡。窝阔台继任大汗后，东征高丽，南灭金国，又派大军远征欧洲，在他们所占领的地方先后建立了窝阔台、察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但是蒙古和南宋的战争已进行了25年，虽然蒙古兵也曾饮马长江，侵入南方，但东南半壁江山并未沦丧，

四川许多地方和京湖一带都还在进行抵抗，说明了灭亡南宋并不容易。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西部、南部山峦重叠，河湖布列，不利于骑兵的纵横驰骋。特别是南方需要水战，蒙古兵和北方兵都不习惯，力量较难施展。如果宋军据险抵抗，蒙古兵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这也是事实。军民的反击是蒙古征服南宋的重大障碍。20多年来，蒙古兵虽然打过许多胜仗，但也多次遇到激烈抵抗，吃过大亏。如端平二年（1235年）阔端率兵入侵四川时，利州（广元）守将曹友闻在青野原、大安两次击败蒙古兵。嘉熙元年（1237年）口温不花和察罕率军进攻黄州，被孟珙击退。第二年，宋朝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孟珙出兵三次，连战皆捷，接连收复信阳、樊城、襄阳、光化等军事要地，荆襄形势为之一变。也在这一年，察罕率兵围攻庐州（安徽合肥），在巢湖造船，企图进攻江南。宋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和精锐部队扼守淮河要地；六合人赵时哽率领两淮民兵参加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攻势受挫，转而进犯滁州（安徽滁县）。知招信军（江苏盱眙县北）余玠提精兵救援，蒙古兵乘虚进攻招信军，被余玠回师猛击，死伤无数。这时，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击蒙古军营寨。这支侵扰江淮

的蒙古兵，终于在官军、民兵的联合攻击下，损兵折将后北撤了。

四川军民的斗争也同样取得多次胜利。合州钓鱼城的大捷就是一次典型战例。淳 二年（1242年），余X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设立招贤馆，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贵州遵义）人冉璘、冉璞兄弟建议在重庆北面钓鱼山等处修筑山城，又在嘉陵江、沱江沿岸险要的地方修建山城十余处，因山筑垒，屯兵聚粮，据险防守。蒙古兵几次入侵，都被宋军打败。这次蒙哥亲率主力部队进攻重庆、合州（四川合川）时，余X已经死了，知合州王坚坚决抵抗，蒙古兵猛攻数月不下。蒙哥亲自到城下指挥，王坚用大炮猛烈攻击，蒙哥被打成重伤，回军营后就死了。文天祥上这封奏章时，蒙哥已经死了四个月，因为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他还不知道。

激昂的士气，可贵的民心，说明如果朝廷能因势利导，指挥得宜，要击退蒙古兵是完全可能的。文天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在奏章中文天祥还提出四项积极的建议：

第一，“简文法以立事”。他建议朝廷摒除礼仪上的繁文褥节，“用马上治”，即实行战时体制。具体做法是皇帝应在宫中选择一个地方，每日和两府大臣议论军国大事，并“博采四方之谋，旁尽天下之虑”。

他认为如能做到上下如一，天下事就没有办不成的了。

第二，“仿方镇以建守”。他认为宋初矫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削弱地方的兵权、财权，这虽然避免了藩镇尾大不掉的现象，但也有不利的一面，一旦有事，州县的力量有限，守令权力微弱，无法调动兵马进行有效的抵抗。如能建立地方镇，辖几个州，选用知兵而有名望的人任事，许以调度之权，地方的力量得到加强，对抗蒙战争是有利的。

第三，“就团结以抽兵”。他指出二十家抽兵一名，一个州以二十万户计算，就能有一万精兵。一镇有两三个州，就有兵两三万。东南各路都建立地方镇，就能增加十多万兵。只要将帅能很好领导他们，“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就不怕没有可以调动的兵员了。宋初太祖南征北伐，势如破竹，当时军队还不满二十万呢！

第四，“破资格以用人”。他反对本朝用人专重资格，认为这种制度常使“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国家有事，那些预无能的废物身居要津，才能出众的人则拱手熟视，祸患怎么能消除呢？他主张“进英豪于资格之外”，只要是“豪武特达”之才，就可以破格选为将帅。

文天祥知道上这样的奏章是“干犯天诛”的行为，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即使皇帝宽免了他，得罪了内

臣（宦官），也将招来横祸。但他感到现在是“社稷震动，君父惊虞”的“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噤口结舌，坐待国家之难而后死，不如冒死进言，万一感悟天听，建策被接纳，国家转危为安，个人也有生路，这不是更好吗？因此他不顾一己的安危，向皇帝直言极谏。

随后，他又上书给宰相吴潜，也提了一些建议。

奏章送上以后，理宗置之不理。大概是他既没有进行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又因为前线告急时惩办直臣，难免遭到朝野的非议，只好采取这个做法。

这年十二月，突然传来鄂州解围的消息，临安的紧张空气顿时消失，朝野上下一片欢腾。理宗更是像天下太平了一样的高兴，下诏改明年为景定元年。

第四章 正道直行抚地方

景定四年（1263年）八月，29岁的文天祥奉命出知瑞州。十一月初，他到瑞州上任。

为什么宋理宗把他派到这个地方去呢？

原来，文天祥回乡不久，被先后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和太子府教授、校书郎，后来被提升为著作佐郎兼权刑部郎官及景献太子府教授。由于他治学严谨，太子学业进展迅速，宋理宗大喜，传旨召见文天祥，送给他一只金碗，以示奖励。文天祥乘面见理宗之机，重申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极力指责董宋臣的滔天罪行，要求皇帝不要再起用董宋臣（此时董宋臣已出为保康军承宣使）。固执己见的宋理宗当然不会采纳文天祥的建议。文天祥怒而辞官，要求重回故里，幸亏右丞相贾似道出面调解，于是，文天祥离开京师，出知瑞州。

这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文天祥的轿子还没有进城，就听见一阵阵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他不解地下轿问前来迎接的人：“今天一不逢年，二不过节，为什么大放鞭炮？”那人回答：“瑞州府的百姓早就得知大人的为人，听说大人到瑞州为官，家家欢天喜

地，人人眉开眼笑，那鞭炮声是迎接大人的。”

“唔？”

“一点不假！”

文天祥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文大人，请上轿！”手下人毕恭毕敬地说。

“不！”文天祥摆手阻止，“我等进城，一不要鸣锣开道，二不要惊动百姓。”

“这……”执事为难了。

文天祥说：“瑞州刚遭北兵（蒙古军）洗劫荼毒，困苦不堪，不能破费民财。”

执事说：“新官上任，大闹三日，古来如此！”

“要破掉这个陈规陋习。”文天祥坚决地说，“身为百姓父母官，岂能不为民着想！”

就这样，堂堂太守悄悄进城，悄悄入府，安顿下来。

次日，文天祥带了两个人，换上便服，出门视察民情。

行至城北，文天祥突然看见一座土屋的屋顶上爬着一位白发老汉，老汉正在把瓦一块一块地迭起。

文天祥感到纳闷，欠身施礼：“老人家，你是在捡漏么？”

老汉没好气地应道：“年轻人，作田人没功夫同你开玩笑。”

“这是怎么回事？”

“三天没得米下锅了，只有卖瓦糊口！”老汉见文天祥态度诚恳，才实言相告。

“卖瓦糊口！？”文天祥仿佛被黄蜂蜇了一下，“那到了下雨天怎么办，屋里不住人了吗？”

“哎，这年月过一天算一天，眉毛底下还顾不了，哪顾得了明天。”老汉声泪俱下。

文天祥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人家，你快点下来。”

老汉不知文天祥要干什么愣愣地从屋顶上下来。

文天祥从袖中取出仅有的一点碎银子，一把塞在老汉手里：“老人家，不要卖瓦，这点小意思送给你买点米吧。”

老汉喜出望外，扑咚一声跪倒，连叫“恩人”。

经过几天的奔忙，文天祥深深感受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那颗粒无收的荒芜田园，那被北兵火焚而倒塌的房屋，那路边没人掩埋的尸骨，简直使他目不忍睹，他决心花大力气，使瑞州改变面貌，成为百姓的安乐之地。

文天祥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民间的措施，比如，他减免赋税，取消徭役，重申法规，安定秩序。开初，他的这些措施遭到一些地方土霸和流氓地痞的抵制，有人公然把牛屎抹在太守府门口贴的文告上。文天祥及时地对这些不法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惩办，使

新的政令与措施得以实施，百姓们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称文天祥是大慈大悲的活观音。

接着，文天祥致力于兴百废，治理战争的创伤，他决定，先动工修复被北兵焚毁的碧落堂，以示他重建新生活的意志。

碧落堂位于瑞州碧落山，这是一座曾经吸引过许多名人秀士的古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北兵杀进瑞州后，把许多美貌女子掠到这里，肆意蹂躏，谓之“逍遥堂”。北兵撤退时，点起一把火，将碧落堂烧成了瓦砾场。

文天祥修复碧落堂的决定得到瑞州百姓的热烈拥护，木匠、石匠、泥水匠主动出工，农人们纷纷背粮上山资助，妇女们自愿上山为工匠们做饭。文天祥也经常到工地察看，有时还和匠人一道搬砖运瓦。

第二年秋天，碧落堂的修复工作完毕，它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碧落山上，青瓦朱梁，雕栏画栋，雄伟壮观。

文天祥十分高兴，特意选了九月初九重阳这一天在碧落堂举行落成仪式。

百姓闻讯，一个个奔走相告，不少在战争中流落外乡的瑞州百姓也都纷纷回到故乡。

重阳到了。清早，山道上满是扶老携幼的人，一路笑语，一路歌声，比逢墟还热闹。

当文天祥出现在碧落山时，百姓们向他拥来，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围在当中。

落成仪式开始，鞭炮劈里啪啦地响个不停。

亭内，文天祥望着一张张笑脸，心潮起伏，情不自禁地提起笔，即席赋诗《题碧落堂》：

大厦新成燕雀欢，与君聊此共清闲。
地居一郡楼台上，人在半空烟雨间。
修复尽还今宇宙，伤感犹记旧江山。
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

咸淳元年（1265年）春天，文天祥上任江西提刑不久。这天，他前往临江（今清江县）视察。当他的乘轿和随从刚进入临江境内时，一位老妇人跪在路中央，手持状纸，大声喊道：

“冤枉啊！大人，我儿死得好冤啊……”

“去，去，去，有什么话到县衙里去说，快让开……”随从上前驱赶老妇人。

对这地方的官吏草菅人命、制造冤案的事，文天祥已有所耳闻，他这次来就是想为百姓伸张正义。他走到老妇人身边，接了状纸，扶她坐在路旁。

“老人家，不要怕，尽可把你的冤屈都讲出来。”

老妇人十分感动，边哭边倾诉她的满腔悲苦……

原来这老妇人年轻时守寡，与儿子相依为命，将儿子拉扯大后，让他学了银匠手艺。儿子每天挑着担子早出晚归，给人打制银器，挣些钱来维持生活。日子虽不富裕，但也还过得去，街坊四邻都夸这个陈银匠孝敬老母，说老人养了个好儿子。然而，不久前，不幸的事发生了。

一天，陈银匠照例挑担出去为人打银器，碰巧这天生意不好，转悠了将近一天，也没挣到一个钱。太阳快落山了，陈银匠又累又饿，无精打采地把担子放在路旁。

“陈银匠，来块米糕吃吧！”路旁一位挑担卖米糕的老汉热情地招呼他。这位老汉姓杨，平时爱贪小便宜，同在一个城里走街串巷，和陈银匠很熟。

“今天就免了吧，一天还没挣上一个钱呢！”陈银匠叹着气回答。

“再怎么着也不能饿肚子呀，来，来，拿去吃吧！”

“不用，不用，杨老汉，你也怪不容易的，怎能白吃你的呢？”

陈银匠极力推让着，后退几步在路边坐下。他有气无力地用草帽扇着凉风，眼睛看着路上过往的行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想：母亲辛辛苦苦地把他养大，到如今自己虽

能做活挣钱，可每天收入无几，还没有让母亲享福；家中的三间旧房也多年失修，需要积攒些钱好好修理一下；再说自己二十多了，也有来提亲的，只是嫌家中贫寒……

他越想越懊恼，特别是看着街上有钱的财主神气十足经过时，心中更是不快。正在这时，见远处走来两个人，一个人走在前面，背上背着一个沉重的袋子，另一个人身上挂着腰刀，跟在后面。陈银匠常在街上做生意，从那两个人的装束和神情，一眼就看出是题州府运送关、会的。交子、会子是宋代的钞票，由于银子做为货币，不便携带，所以，宋代政府发行了统一制作的纸币，向下面拨经费常常是给关、会。运送关、会的人，一般要乔装打扮，武装保护，但时间一长，人们也能认出来。

陈银匠见那两个人走来，便说：“杨老伯，您看西边那人身上背的是什么？”

“我可不知道。”杨老汉明知那是运送关、会的，可他心眼多，嘴严实。

“那是州府里运的关、会。杨老伯，这一口袋关、会要是归了我，这辈子就不会受穷了，您说是不是？”陈银匠随口说道。

“莫乱说，莫乱说。”杨老汉一面阻止他，一面收摊走了。

也真巧，这两个运送关、会的人，第二天清晨在一座小山的后面就被人杀了，当然关、会也一抢而空。

县衙里慌了，立即派人勘查现场，了解情况，并且张贴告示：“有告发检举者，赏银百两。”此案能否及时破获，关系十分重大，州府派下来送关、会的人居然死在此县境内，又迟迟查不出来，那还了得？

当天中午，卖米糕的杨老汉见到告示，心中不由一惊：“赏银百两”，这下可要发财了！昨天陈银匠不是明明说过这袋关、会归他吗？可是，陈银匠不会去杀人抢财呀！他只是说说罢了。不过，既然说了，我就能告发他，告了他，我就能得百两银子。是他不是他，县衙会去审理，反正这一百两银子我得定了。

杨老汉告发了陈银匠。县衙立即派人将银匠捉去。陈银匠被捉到县衙后，立即被审问。

“昨天下午你是不是认出运送关、会的人从本县街上经过？”

“是。”

“你是不是说过这袋关、会归了你？”

“我是开玩笑，说如果归了我……”

“狡辩！不用刑你是不说实话的。来，上大刑！”

一阵酷刑，整得陈银匠昏死过去，冷水泼醒后又拖上来。

“说没说过这袋关、会归了你？”

“说过。”

“你想没想过杀死这两个运关、会的人？”

“想过。”

“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再上重刑！”

“饶了我吧！我招，是我……”

就这样屈打成招了。

有了口供，又有证人，县衙马上结案，判杀人抢劫犯陈银匠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向州府报告，表明本县办案迅速。州府也赞扬临江县治理有方，奖赏了县衙办案人员。

文天祥听了老妇人的诉说，心想，肯定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对老人家说：

“您老先回去吧，我一定了解清楚，如是冤案，一定要平反。”

僚属都劝文天祥不要管，他们说：“案子已报州府批了，人也被处死了，你平了反，人也救不活了，况且还要牵扯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对你这个新官也不利啊！还是不干预，不惹麻烦为好。”

“宋朝虽有大法，但难以实行，我看原因就在这里。官吏胡作非为，拿百姓的生命当儿戏，这怎么能行！我们若不管，这冤案、假案怎么能制止呢？这个

案子我管定了！”

到了县衙，文天祥查阅了案卷，看了现场，多方面了解情况，一忙就是好几天。最后从银匠母亲那里他得到了一点线索。

当文天祥问老人家，儿子死后有什么情况时，老人说：“一天我去上坟，到新坟前却发现刚烧过纸的痕迹。我家在这城里再也没有亲友了，肯定是老天爷给他送的纸钱，他太冤了，老天爷也有眼啊！”

文天祥对这情况很重视，正巧陈银匠的祭日到，他早早地带了人把新坟监视起来。

天刚亮，一个穿戴整齐的年轻人来到了陈银匠坟前，郑重地磕头行礼，然后边烧纸边说：“陈大哥是你替我死的啊，你的冤魂可别来缠我啊！我为你送钱，好好照顾你，可千万别找我的麻烦！”

“肯定是此人作的案。”文天祥派人跟踪这个上坟的人。

原来，这是本城大财主李有富家的三少爷李三，平时吃喝嫖赌样样都干，钱花完了，就要生事。那天又找家里要钱没要着，正好遇见运送关、会的，便生了歹心。第二天李三藏在运关、会人必经的小山后面，将两个人杀了，抢走了关、会。而李三又非常迷信，当陈银匠替他吃了官司送了命后，他总认为陈银匠的冤魂缠着他，所以才到陈银匠坟上去烧纸。

文天祥派人搜查了李财主家，果然在他家的阁楼上发现了那笔被抢走的关、会。

真相大白，文天祥为陈银匠平了冤案，并作了判决：处死李三，以抵偿运关、会人的性命；处死原主要办案人，以抵偿陈银匠的性命，将诬告陈银匠的杨老汉关入大牢，准备充军；由官府赡养陈母终身。

陈母哭着感谢文天祥，百姓们称赞文天祥是“爱民的地方官”。然而，这样的事必然得罪上上下下的官吏，此案平反后不久，文天祥就被罢了官。

第五章 毁家勤王起义兵

文天祥为官以后 15 年间，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相当激烈，而无暇顾及进攻南宋，因而南宋相对安定一些。然而他时刻不忘国家的安危，在不少诗歌中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题碧落堂》）；“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山中感兴》）……

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夺取大汗位，迁都燕京，改称大都，定国号为元，他成了元朝的第一个皇帝——元世祖。元朝建立，忽必烈立即布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进攻南宋。安排妥当，便寻找借口。

开庆初，忽必烈率兵攻鄂州（今武昌）时，守城的南宋权臣贾似道曾答应纳币称臣以换得蒙兵退兵，并向朝廷谎报大捷，其后，忽必烈曾派使者郝经前往临安，要求宋朝履行协议，贾似道怕郝经到临安后揭穿他“鄂州大捷”的骗局，因此把郝经长期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而现在，忽必烈就借南宋扣留使节为由，开始南犯。

咸淳十年（1274年）冬，由丞相伯颜率领元

军20万，从襄阳沿汉水渡过长江，夺取了鄂州，准备顺长江东进，一举消灭南宋。

此时，宋度宗已于七月病逝，宋恭帝赵宪即位，只有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南宋朝廷及朝政均陷入混乱之中。尤其是当他们听说元军打来，全都吓慌了。太皇太后颁发了《哀痛诏》，诏书分析了危急的形势，并且还说将来要“不吝爵赏”。要求天下文经武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同仇敌忾，起兵勤王（组织义兵保护皇帝）。

因为这仅是一道救君诏，诏书里没有说出为什么局势会这样，推卸了朝廷所应负的责任，只是要人们“勤王”。所以各地官员收到诏书后，响应的极少。有的正准备降元，有的持观望态度，有的想抗元，但担心力量不足。多数官员都认为宋朝即将灭亡，原来的奉禄都难保了，新的爵赏怎么还会有呢？诏书下达后，响应的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

当时文天祥在江西赣州任知州。他是以服侍年迈的祖母和母亲为理由，由湖南调回江西的，赣州与他家乡吉州相邻。

文天祥于恭帝德元年（1275年）正月接到太皇太后谢氏的《哀痛诏》，并且还接到了一道下达给他的专旨，任命他为江西提刑，让他按《哀痛诏》“疾速起兵勤王”，向京城临安进发。

接到诏书和专旨后，文天祥心情十分沉痛，他泪流满面地思索着：多少年来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从诏书上看，形势真够紧急的，况且诏书发出传到这里需一个月，现在情况会更加紧张了。多少年来，自己一心想着报效国家，父母及前辈也是这样教导的，如今国家有难，又怎能袖手旁观呢？于是文天祥决定立即应诏勤王，挽救国家。

起兵勤王，面临着两个大难题：一是兵源，二是粮饷。朝廷只发诏书，给了文天祥一个江西提刑的头衔，而到哪里去找义士，到哪里去筹粮饷，都要文天祥自己去想办法。面对这些困难，文天祥没有畏惧，他积极行动起来。

接到诏书第三天，他就向江西各地发出檄文，要求各地聚兵集粮，准备入卫京师。同时他还广泛求贤纳士，征集起兵方略。

赣州城里有位历任州县官28年的老人陈继周，很有威望。文天祥亲自到他府上拜访求教，陈老先生详细地提出了起兵方案，并且不顾年老体弱和儿子一起发动赣州豪杰，甚至连山区的少数民族也发动起来了。

与此同时，文天祥还派他的邻居、朋友刘沐等人，去发动邻郡以至湖南、广东的义士。

青年书生王炎午，因为父亲刚死，母亲病危，暂

时不能参加义军，就去求见文天祥，对如何激励士气，加强军事训练等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由于抗击元军是正义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同时文天祥又在江西人民中间深孚众望，所以他登高一呼，便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在极短时间内，一支以人民为主体的、强大的爱国新军组成了，人数多达5万人。这里有文天祥的亲戚、同乡、老朋友，也有原来不认识的军事将领、地方官吏、文人书生等等，他们随文天祥起兵抗元，生死与共，成了文天祥抗元大业中的中坚力量。

5万人的新军组成了，然而这5万人的吃穿则又成了大问题。朝廷不给粮饷，只有靠文天祥筹办，由人民自己出钱出粮。对穷人来说，可以参军去打仗，但拿不出钱和粮；而一些富人有钱有粮，却不情愿献出来。怎么办？文天祥毅然决定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作为军费，以打动“士民助义之心”，解决义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这天，文天祥来到家中，和母亲、兄弟商量之后，把家产清理了一下，然后邀请当地父老乡亲的代表到他家客厅里，他先为大家敬酒，然后诚恳地说：

“各位父老乡亲，如今元军已打过长江，大宋江山危在旦夕。我决定起兵勤王，为解决义军的粮饷，现将全部家产变卖。你们有能力买的就买，没有能力

买的，就请作个中人。”

说着文天祥拿出一个匣子，把它打开，对大家说：

“这些是田契、房契，还有家母和内人的首饰……值多少钱，各位说一下，我今天要把它们全卖了。”

在座的父老乡亲听了文天祥这番话，十分感动，一位长者说：

“文大人真是爱国爱民，此举实在令人钦佩。抗元救国人人有责，我不买文大人的家产，但我愿捐献钱财，作为军饷。”

一些人也纷纷响应，愿意捐钱捐物。这时当地一个最有钱，也最奸诈的财主生出邪念，对文天祥说：

“文大人急需钱财可以理解，而我的力量有限，如果把文家的所有房地产都让给我，我愿出2000两银子！”

人们早就识破了此人的用心，他的话没说完，便有人抢着说：“你这黑心贼，又想借这个机会来发财！别做梦了。用2000两银子就想买下文家的家产，你太会找便宜了！”

“平时你就坑、蒙、拐、骗，尽赚不义之财，现在国家有难，你有儿子不让当义兵，有粮不出，还想发国难财，办不到！”另一位乡亲也斥责道。

那个财主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最后大伙一共拿出了20000两银子和1000

0石稻谷，献给义军，而文天祥的房契、地契，以及首饰暂时寄存在乡亲手里。

文天祥很感激，向大家致敬，并且说：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我文天祥一定不辜负各位的期望，依靠百姓，抗元救国！”

乡亲们说道：“文大人放心去吧！多几个像文大人您这样的官儿，大宋肯定不会亡！”

文天祥献出家产，而且是全部家产，他的举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没有多少天，各地人士纷纷捐钱捐粮，很快凑足了义军急需的粮饷，又一个难题解决了。

文天祥在江西组织了几万义军勤王，有的好心朋友劝告他：“如今元军如狼似虎，正分三路向南挺进，攻破郊县，逼近内地，势不可挡，你率领几万乌合之众前去迎战，这跟驱使一群人与猛虎搏斗有什么两样呢？”

文天祥坚定地说：“我也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国家养育臣民300多年，现在遇到危难，要征召天下兵马，居然没有一兵一马捍卫响应的，对此我实在是深恶痛绝。所以才自不量力，以身许国，以此来希望天下的忠臣义士闻风响应，保卫朝廷。正义在手才能确定谋略，人多力众才可以获得成功，只有这样国家社稷才有可能保全啊！”

正当文天祥充满了坚定的、乐观的、勇于献身的

崇高精神积极组织了义军，并带领着大队人马由赣州向临安进发，准备拼死抗击元军，力图保住国都时，南宋朝廷的大权却掌握在投降派的手里，他们的宗旨历来就是“守内虚外”，也就是对内防止有人给朝廷构成威胁而要严加防范和控制，对外则要和则和，要降则降，随时准备奉送国土和金银。因而，他们既怕文天祥的义军反对朝廷，又怕这支队伍真心抗元，成为他们投降的障碍。于是朝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文天祥的军队奔赴临安，命令文天祥把队伍开往南昌驻扎下来。

文天祥组织军队是抗元的，留在后方怎么抗元！文天祥提出了抗议，各阶层真心抗元的人士也据理力争，再加上元军步步紧逼，战火即将烧到临安，朝廷这才调文天祥的军队到临安来。

文天祥带兵进驻临安，朝廷里的投降派正在散布投降主义的论调，说什么抵抗一定灭亡，只有讲和才有生路等等。文天祥怒不可遏，再次上书皇上，坚决要求将抗元斗争进行到底，要求斩了投降派头子吕师孟，并且还提出了具体挽救危机的方案。而这个奏本送上去之后，朝廷根本不予理睬。

当时，文天祥虽挂着平江（今苏州）知府的官衔，但朝廷怕他在京城外拥兵自重，就一直不让他离开临安。

就在文天祥上书，与投降派斗争的时候，常州告急的文书雪片似地纷纷传来，常州如果丢失，平江就难守，临安也将受到威胁。因此，朝廷只得命令文天祥带上义军前往平江。

围攻常州的元军统帅伯颜，十分凶残，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常州。而守卫常州的姚知府和全城百姓则决心与常州共存亡。

伯颜见常州城防巩固，就令部下驱使郊外百姓在城墙外筑起一座土垒，借以攻城。

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元军拉去筑土垒，在皮鞭和刀枪的逼迫下，夜以继日地干着，累得死去活来。许多人正干着活就倒下去了，元军根本不顾倒下的百姓是死是活，把人和泥土一起堆在土垒上。真是残酷到了极点！

土垒距常州城墙很近，守城的宋军只要一放箭，便可阻止土垒的修建，但修土垒的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他们怎忍心下手啊。

土垒修好了，元军借助它发起了进攻，姚知府带领守城的宋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攻城的元军，土垒没能发挥多大作用。

后来，伯颜调来了火炮。蒙古军在北方抓了大批汉族工匠，为他们研制新式武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南宋。

“轰——轰——轰——”，火炮把城墙轰了几个缺口，元军借着浓烟冲进去。守城的宋军及百姓，在姚知府的带领下，迎敌而上，展开血战，将元军硬压下去，又堵住了城墙缺口。

常州军民正在同元军浴血奋战，急待援兵到来。朝廷却迟迟不肯发兵，最后只派了个叫张全的带领2000淮兵前去救援。张全既是贪生怕死之辈，又无将帅之才，赶到常州，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此时文天祥领兵刚到平江，便立即召集诸将领商议对策。文天祥分析道：

“朝廷令咱们守平江府，但我们不能坐等元军到来。现在常州危急，如果不去援助，他们占了常州，马上就会向平江攻来，平江也就难保了。平江一旦失守，通向临安的大门就打开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援救常州！”

一经分析，部下争先恐后要求带兵前往，文天祥考虑平江也要留兵驻守，于是决定由尹玉、朱华、麻士龙三位将军率领3000人马协助张全援救常州，其余人马随后接应。

尹玉等三位将军领兵向常州城开去，与张全的部队会师。文天祥以为张全是久经沙场的战将，同时又从大局出发，让义军将领听从张全指挥。哪知张全不仅徒有虚名，而且又是个极端自私阴险的家伙。

援军开到离常州不远的地方，发现前面有元军，于是张全带着自己的人马驻扎下来，说是在这里设置埋伏，让麻士龙领着队伍继续前进。

麻士龙率部下没走多远，便与元军相遇了。伯颜的骑兵像狂风暴雨般向义军袭来，麻士龙立刻领兵迎了上去，两军相接，一场混战。这是文天祥的义军第一次和元军交锋，将士们奋勇当先，一往无前。尽管元军人数众多，力量大大超过义军，可是战士们没有一个畏惧，没有一个退缩。

“冲啊！杀啊！”麻士龙大声呼喊，挥刀向元军砍去，他一面指挥作战，一面派人向张全报告，请求支援。

没有想到，张全这个卑鄙小人，只想保存自己力量，竟然坐视不救，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元军的进攻一次次被麻士龙率领的部队击退，元军尸体满山遍野。但是，由于寡不敌众，义军被包围了。麻士龙带领部下左冲右突，还是难以突出重围，损失十分严重。

战斗又进行了一个多时辰，张全仍不肯发兵，最后麻士龙也英勇牺牲，这支义军队伍无人生还。

张全这个胆小鬼，埋伏在远远的地方，目睹战斗情景，吓得惊惶失措，急忙集合起队伍，向后撤去，一直撤到了常州东南的五木。

五木是文天祥所派将领朱华率兵驻扎的地方，大运河从这里经过，朱华带领他的广东军驻在河西岸，张全率兵后撤，驻在河的东岸，为准备打退元军进攻，朱华提出修筑工事，挖战壕，设障碍，而张全坚决不同意，他受朝廷投降派指使，前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援救常州，而只是做个样子。

元军尾随张全而来，就要攻打五木了，首先遭到攻击的是朱华的阵地，由于阵地上没有工事，防守起来很困难。朱华手下的广东兵却非常英勇，他们奋不顾身，敢打敢拼，从辰时（上午7点到9点）一直到未时（下午1点到3点），足足打了四个时辰，元军仍没攻下朱华的阵地。

这时，张全却在河对面隔岸观火，他不仅不指挥军队渡河支持朱华，甚至还命令部队不准向对岸的元军射箭。

四个时辰过去了，朱华有些抵挡不住了，在西岸喊道：

“张将军快率兵渡河，前来援救！我这里形势危险，尹将军也遭敌人阻截。”

而张全却在河对面无耻地答道：

“元军势力太大，我们不能以卵击石！我这里从水上退却，你也赶紧从陆上逃吧！”

“尹将军那边怎么办？”朱华急声问。

“休要管那么多了，咱们谁也顾不了谁，各走各的吧！”

朱华听后，怒火万丈，隔河将张全痛骂一顿，然后翻身上马，又指挥部队迎战元军。又战了些时候，人困马乏，又无援军，敌人进攻的势头越来越猛，朱华部下死伤很多，渐渐支持不住了。

“撤！渡过河去。”为保存剩余力量，朱华不得已下令撤退。

朱华的队伍边打边退，有的涉水过河，有的在岸边掩护。这时张全的兵船还有一部分在运河里没撤完，朱华军中的受伤者和体弱者，见是自家的船，便想攀登上去，一起撤走。而黑心的张全却给船上部队下了一道命令：

“凡是有攀船的，一律把他们的手指砍下来！”

一时间，船边血指横飞，义军中的许多人惨遭伤害，淹死在运河里。

张全逃走了，向他的主子报“功”去了。朱华率领的部队伤亡严重，支持不住，向东退去。

再说义军将领尹玉，这时正率领赣军500人，在五木的小山后，被元军缠住，无法向朱华靠拢。伯颜率军击败了麻士龙和朱华之后，便率领大队人马绕过山头向尹玉扑去。傍晚时分，元军以优势兵力将他们包围。

在强大的元军面前，尹玉及其部下，毫不畏惧。他们占领有利地形，拉满弓，搭上箭，只等元军一靠近，便万箭齐放，吓得元军不敢靠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

天渐渐黑了，元军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尹玉部队箭矢已尽，500名士兵剩下不足300人，尹玉也负了伤。但是，他们仍不退缩，坚持战斗。元军又进攻了。尹玉身先士卒，挥刀冲在前面，砍死一个又一个元军。这时，他身负重伤，把七星剑交给部下说：“我的伤势太重，你们想法突围吧，见了文大人就把这把宝剑交给他，并说我没给义军丢脸，让他赶快再派兵援救常州。”部下流着泪劝他撤离，尹玉坚决不肯，继续战斗。他的胸前连中数箭，仍未倒下，又挥刀砍死数名元军。只见他浑身流血，怒目圆睁，立在那里，元军为他的精神所震慑，没有人敢靠近。

“抓住他！这是文天祥义军的头子。”伯颜在远处厉声高喊。

这时数十名元军才如梦初醒，蜂拥上来用长枪架在他的脖子上吼着：

“快投降吧！”

“不！要杀就杀，誓死不降！”

“给我打——”伯颜下令。

大木棒向尹玉头上砸去，可怜尹玉就这样倒在了

血泊里。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尹玉的士兵仍旧和元军又打了一整夜，箭用光了，就用石头砸，刀枪断了，就用拳头、牙齿和元人拼。就这样，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没有一个人投降，500人的队伍，除4人突围脱险外，全部壮烈牺牲。

文天祥在平江听到这一消息，悲愤交加。

刘沐安慰文天祥：“胜败乃兵家常事，望大人不要太伤心了。”

“尹玉，我的好尹玉！”文天祥悲恸欲绝地呼唤着。一个从元阵死里逃生的兵士进来，把尹玉留下的七星剑交给文天祥。文天祥手捧宝剑，凝视着剑上的点点缺口，斑斑血迹，泪水簌簌落下，掉在剑上。

“尹将军等人为国献身，真令人敬佩，没想到张全竟是这等卑鄙的小人！刘沐，传我的令，除留守的部队外，其余人马立刻随我前往常州，我要亲自为尹将军等人报仇！”文天祥发出了无可动摇的命令。

“是！”刘沐领命。

少顷，部队集合在校场。刀枪明亮，旌旗飘扬，文天祥环视着士兵们，打算作战斗前的动员。但是，文天祥尚未开口，远处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喊声：“圣旨到——”文天祥本能地预感到又将有不遂心的事情发生了。果然，使者带来朝廷的命令，要文天祥

放弃平江，移守独松关。

文天祥作梦也没想到朝廷会作出如此糊涂的决策，很清楚，这完全是陈宜中和留梦炎搞的鬼。

“朝廷啊，你知道吗，常州就要失守了，而平江是战略要地，你怎能不战而让呢？”文天祥呐喊着。他当即回到官厅，取过纸笔，向朝廷陈述不能放弃平江、常州的理由。

但是，他的奏疏刚刚寄出，朝廷的第二道催他弃城的命令又来了！文天祥顿时忆起北宋皇帝高宗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元帅回临安的事。啊，屈辱的历史重演了，苦难的大宋天下啊，莫非你真走到尽头了吗！文天祥铁青的脸庞，向着远方……

平江百姓得知文天祥要走的消息，纷纷拥到城门口，跪在路两边……

怒火化诗句，悲愤作檄文，文天祥大声吟着刚写完的一首新诗：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第六章 出使元营遭扣押

由于临安三面受围，形势十分危急，朝廷急令文天祥，放弃平江，坚守临安。

文天祥一撤离平江，常州、平江、余杭相继失守。到这时文天祥明白要抵御住元军的进犯，就先要同朝廷中的投降派做斗争。必须抓住最后时机，与元军血战才能挽救危局。

这些天来，文天祥一直回忆着从出仕到奉命回到临安的往事。他想：自己是大丈夫，就不能苟且偷生，要力挽狂澜，建树千古不朽的功业！

临安危在旦夕，必须尽快找人商议对策。于是文天祥到六和塔下的军营中，找张世杰商议。张世杰也是主战派的领袖，他和文天祥同时响应勤王的诏令，组织义军在江苏和元军交了战，元军也深知张世杰的厉害。

文天祥说：“现在形势紧张，但分析起来，北边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被元军控制，比如淮东一带仍有宋军在坚守阵地，福建、两广整个南方都在我们手里，没有后顾之忧，京城里勤王兵马就有三四万人，再加上城外的人就更多了，我们是有抵抗力量的。”

“说得对，”张世杰表示赞成，“我们就在临安同伯颜决一死战，只要在这儿挡住元军，北边淮东的宋军切断他们的后路，福建、两广的军民再支援我们，整个战局就会转变。”

“那我们联名上书朝廷，建议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文天祥接着说。

张世杰同意了，他们立刻写好奏折，送到宫中，然后各自返回驻地耐心等着。

结果让他们失望，朝廷里投降派生怕这样做会惹恼元军，将来不好求和，因此不肯采纳。但又说不出拒绝的理由，于是右丞相陈宜中这个投降派头子，就让太皇太后下诏，说什么此事要慎重，以此搪塞过去。

就在“战”与“和”两种意见争论之时，左丞相留梦炎，看到大局日坏，为保住性命，官也不要，偷偷逃跑了。

右丞相陈宜中与太皇太后则忙着准备投降。他们派出一批批使者去见伯颜，先求伯颜退兵，不行，就表示愿意“称侄纳币”，也就是把两国的关系当成叔叔和侄子的关系一样，而且年年向那个“叔叔国”交钱献物，伯颜仍不同意，他们就要求称侄孙，伯颜还不同意……总之，伯颜一心要灭亡南宋。

德二年（1276年），大文天祥临危受命任“签书枢密院事”，开始进入军国大事的决策机构。

他利用这一机会，又找陈宜中商议。

“我建议把三宫（太皇太后、太后、皇帝）迁走，让福王、沂王分别驻在福建、广东。这样，我就可以在临安与元军决战，而且即使临安失守了，日后也能继续同元军周旋。”文天祥的主张非常有远见，可是陈宜中和太皇太后一心想着投降，当然不肯采纳。朝廷中乱作一团，太皇太后宣布吴坚为左丞相时，大殿里上朝的文官只有六人。投降派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讨得伯颜的欢心，当使者回来说伯颜不肯接受称侄、称侄孙的条件时，他们不知所措了。太皇太后吓得直发抖，不等别人说话，就想派人去向伯颜“奉表称臣”，实际就是彻底投降。陈宜中也感到有些难堪，迟疑了一下。太皇太后马上痛哭流涕地说：“如果能保存宗庙社稷，就是称臣也没有什么关系。”

接着朝廷便派人去伯颜大营“奉表称臣”，而且答应每年献纳银子25万两，绢25万匹，想借此保存住小朝廷。然而伯颜得寸进尺，坚持一定要把军队开到京城，而且一定要南宋丞相前来请降，并且要献上国玉玺。

“奉表称臣”的做法，文天祥不能容忍，就在太皇太后进称臣表的同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

“现在应该任命福王、沂王为临安知府，我担任副职，负责保卫京城。这样，军民见福王、沂王留在

京师，就会有信心，有希望，誓死守卫保住京城。”

这个意见太皇太后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文天祥只好又来到六和塔下找到张世杰。

“现在京师的军队和能动员起来参战的百姓有20万人，我们以战为守，背城决一死战，或许还有希望。”文天祥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世杰早已看出朝廷没有作战决心，就对文天祥说：

“你还是回江西据守，我到两淮活动，以后再争取机会反击吧……”

文天祥从张世杰那里回来，失望、忧虑，阴云笼罩在心头，一连几天愁眉不展。

正月十三日早上，文天祥住处门前树上的喜鹊喳喳叫个不停。有人报告：杜浒带了4000人前来求见。

杜浒是天台人，他叔叔曾做过丞相，他本人当过县令，很有侠义之气。一见文天祥，他便说：

“文大人抗元救国的名声，早已传遍各地，我这次别人不找，专门找您，就是为了投奔真正抗元的人。我见临安危急，便召集了4000义兵，他们都是决心抗元的志士，现在到您这里，就听您指挥，誓死也要保卫大宋江山！”

文天祥听了这话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高兴

的不仅仅是得了一支4000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人民的心愿，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抗元救国的决心。

杜浒从此跟随文天祥抗元，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既是得力助手，又是好朋友。

正月十八日，伯颜率兵进至皋亭山，离临安城只有30里了。文天祥再次向朝廷请求，要三宫撤走，自己率众军民背城一战。陈宜中等人执意不肯。

太皇太后这时已把国玺送给伯颜，伯颜要求南宋派陈宜中前来谈投降之事，太皇太后让他立刻就去。陈宜中心想求和投降，但又不想充当罪魁祸首，于是，就在十八日晚上，步留梦炎的后尘，也偷偷逃跑了，做了南宋第二个逃跑的丞相。

朝廷不能没有右丞相。十九日，南宋朝廷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诸路军马。从此，人们便称他为文丞相。

朝廷此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是想让他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并代替陈宜中去元营接洽投降的事项。

而文天祥则自有他的考虑，十九日，文天祥亲眼见到，临安城外元军的铁骑驰骋，一支元军已驻扎在城郊的榷木教场，宋朝的许多兵将纷纷前往那里投降，而朝廷已无法制止。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里一派混乱，简直是国已不国了。而文天祥的义

兵主力又在富阳，来不及调回。如果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他同意当右丞相，就是想利用这个职务，为挽救败局再作一下努力。

朝廷要他出使元营，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恳求文天祥前去，以保住他们的性命。

文天祥在国事危急的紧要关头，同意出使元营。他认为：“第一，国事至此，不能顾惜自己的生命；第二，伯颜总得讲道理，自己可以用语言打动他，也许能取得讲和退兵的结果；第三，也可以借机窥探元军的虚实，归来好研究对付的策略。

他还提出，自己辞去右丞相不拜，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以此表明自己没有议和、议降的权力，不是去谈投降事宜的。

跟随文天祥身边的杜浒坚决反对文天祥出使元营，他说：“伯颜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文大人此去他们是不会让你脱身的；再说，文大人离开了临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谁还能支撑这个局面？”

然而，文天祥没有听这样的劝告，朝廷的其他人更不听杜浒的意见。二十日，太皇太后命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贾余庆、中贵官邓惟善出使元营。文天祥大步走出朝门，他想，在这些年里，敢同伯颜进行斗争的也就是他了，自己肩负着重担，不能怕威胁，也不能受利诱，一定不辱使命。

然而，文天祥错误地估计了元人，将他们看得太简单了：元宋交战多年，现在元兵已在京城门口，怎么会有说服他们退兵的可能呢？以往出使元营的人没有被扣留过，那是出使的人没有把对方惹怒，而文天祥慷慨陈辞，触怒伯颜，他们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让他窥探虚实呢？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右丞相，而朝廷、伯颜则不这样看。

这种深入虎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此举脱离实际，实属下策，以至后来连他自己也后悔莫及。

文天祥及其随行的人来到设在皋亭山明因寺的伯颜大营前，尽管元营前站满兵将，布满了刀枪，杀气腾腾，十分森严，他却翻身下马，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元营。伯颜骄横而傲慢地坐在大营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卫士手持刀枪站立两厢，好一个威风凛凛。

“下跪！”两旁的卫士吆喝道。

文天祥面不改色，从容不迫地作了个揖，然后立在那里。

“为何不下跪？”伯颜问。

“我身为大宋使臣，哪有向你下跪的道理！”文天祥据理而答。

伯颜一听，深知此人非同一般，便让人搬来椅子，

叫文天祥坐下。

“丞相前来是谈投降的事吗？”伯颜单刀直入，先发制人。

“投降是前丞相一手操办的，我一概不知。现在太皇太后派我做丞相，我没敢拜，先来军前商量两国关系的大事。”文天祥胸有成竹，绝对不承认是来谈投降的，只是说前来商量。

“商量大事，也很好嘛！”伯颜一时摸不着头脑，随口答道。

接着，文天祥就反问伯颜：“本朝承帝王正统，乃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究竟是想把它作为国家来对待呢，还是想毁了它的社稷呢？”

这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因为宋朝历来是正统，忽必烈下令攻宋，发布的诏书，只以贾似道扣留使者为口实，并没有说要灭亡宋朝。文天祥抓住这点，要伯颜答复。

伯颜为难了，只好含糊其辞道：“我们皇上的诏书说得明白：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

文天祥听了这话，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进一步提出要求：

“你们先后几次和本朝订约，但都背信弃义。现在你既然说‘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也就是说愿意友好，那就请把军队退到平江或嘉兴，再把咱们

谈的情况上奏北朝皇帝，等诏令下来，然后再继续商议。”

文天祥心想，现在大兵压境，只有坚持元军先撤，才能出现缓和的局面，采取对策。

伯颜知道这是文天祥设的缓兵之计，但又没有理由发火，只得辩解说：

“这恐怕不好办吧。”

“那么说，你们大兵围住临安，想干什么？不就是想灭了宋朝吗？”

“这个……”伯颜有些不好回答了，但仍用傲慢的眼神看着文天祥，似乎是在威胁：我们就是要灭了你们！

文天祥毫不示弱，声调越来越高：“依我看，退兵讲和，乃是上策，不然打下去对你们也没有好处。现在，淮东、淮西仍在我们手里，两浙、闽广还有更多的土地，百姓誓与元军战到底，你们肯定不能打赢！”

“哈哈……”伯颜冷笑道，“你们南朝的文臣武将，投降的太多了……”

“贾似道、吕文焕这样的败类是有，但英雄豪杰，忠义之士，不可胜数！比如常州一战，你亲自出马，不也是损兵折将，头破血流吗？”

文天祥的强硬态度使伯颜感到惊讶，他从来没见过

过敢于顶撞元军统帅的南宋使节，但也不相信文天祥真的不屈服，于是就声色俱厉地恐吓道：

“大胆！竟敢侮辱本帅。来人啊，把他拉出去砍了！”

文天祥听了，毫不畏惧，冷笑道：“我是宋朝的状元、宰相，只欠一死报国的了，刀、锯、油锅，我都不怕！”

伯颜听了这话，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气得不得了，但又不便鲁莽行事，一时不知所措。大帐里，伯颜身边的元将，见文天祥的态度这样坚定和凛然难犯，都非常惊奇和钦佩。而与文天祥同去的吴坚等人，早已吓得面如土色。

伯颜想，再和文天祥谈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就对他们说：

“现在，我派宋朝降将程鹏飞陪同吴坚等人返回临安，去见太皇太后，亲自听听宋朝朝廷的意见。文丞相今晚暂时留在这儿安歇。等他们回来，咱们再来商议。商量好了，你即可回去。”

这是伯颜想出的一条毒计，他了解南宋朝廷情况，吴坚等人回去，必然会加紧投降活动，太皇太后除了投降，没有别的主意。扣着文天祥不放回朝，是因为他怕文天祥回去反对投降，很有可能再率领义军起来抵抗。

文天祥看出他的用意，厉声质问：“我为商议宋元双方大事而来，现在他们几位回去，为何扣留我？”

伯颜装出笑脸，温和地说：“你是宋朝大臣，责任重大，今天说的这些事，咱们要再好好地商量，就暂且留下来吧！”

他不容文天祥申辩，就派手下人把文天祥带走软禁起来了。

一夜之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吴坚等几位使者返回临安，朝廷中从太皇太后到各位大臣，都认为战、守、走均已不可能，只有投降，于是准备好了正式降表。贾余庆这时窃取了文天祥右丞相的职位，准备与元朝签订投降协议。

二十一日，吴坚、贾余庆等人带着降表来到元营，同来的还有吕师孟等。他们向伯颜递了降表，南宋正式投降了。

伯颜接受了降表后，请文天祥进帐。这时，仪式已然结束，伯颜正准备打发贾余庆等人离去，仍扣着文天祥不放。文天祥见此情景，怒火万丈，他想回去当面质问太皇太后，已经不可能了，便指着贾余庆破口大骂，骂他卖国求荣，骂他认贼作父：

“贾余庆你想一想，大宋没有亏待你，而你却引狼入室，奉献国土，将来你怎么有脸见先帝于地下……”

骂完贾余庆，又骂伯颜不守信用：“卑鄙无耻的

小人，言而无信，靠欺诈手段得了临安，大宋人饶不了你们……”

伯颜见文天祥这样，也没办法，就让原先在襄阳投降元军的吕文焕以及这次前来的吕师孟叔侄二人去劝文天祥。

吕文焕上前说：“文丞相息怒，忍耐两天，伯颜就会让你回去了。”

文天祥一见吕文焕，十分厌恶，心想，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家伙，居然也来劝我！于是大骂道：“你这叛贼，还有脸来跟我说话，快快滚开！”

吕文焕又羞又恼，仍厚着脸皮问：“丞相何故骂文焕是叛贼？”

文天祥厉声说道：“国家不幸，到了这种地步，你就是罪魁，身为大将，却以城投敌，不是叛贼又是什么？三尺孩童都在骂你，何况我呢！”

吕文焕脸上火辣辣的，但他极力为自己开脱：“我守襄阳6年，粮尽援绝，朝廷不发一兵一卒，怎么能怪我？”

文天祥义正辞严地指出：“力穷援绝，就应该以死报国。你贪生怕死，爱子惜妻，投降元军，既辜负了国恩，也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现在你们这一族人都成了叛逆，千秋万世之后，也要受人唾骂！”

吕文焕被说得哑口无言，耷拉着脑袋不吭声了。

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也是个投降派人物，这次随使者入元营，决心来做奴才，还自以为得计，见文天祥这样骂自己叔叔，又听文天祥说他们一族人都是叛逆，就气冲冲地走上前，用无赖的口吻说：

“文丞相不是曾经上疏要杀我吕师孟吗？为什么不杀呢！”

“你叔侄都投降北朝，没有把你们全族斩首问罪，是本朝人用刑失当。而你还有脸到朝廷去做兵部尚书！我深恨当时没能杀了你们叔侄。现在你们要杀我，正是成全我做大宋的忠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请杀吧！”

一席话说得吕师孟张口结舌，文天祥的英雄气概，使他们叔侄两个惶恐不安，也使在场元军将领无不钦佩。他们禀告了伯颜，伯颜吐着舌头称赞道：“文丞相心直口快，真是一个大丈夫！”

驿馆——囚禁文天祥的地方，门口层层设防，连围墙外也有穿便衣的暗哨把守。文天祥失去了自由。

屋内，临窗处有一张桌子，桌上备有文房四宝，靠东墙铺有三张床，一张是文天祥睡的，另外两张是伯颜派来监视文天祥的元朝官员唆都和忙古歹睡的。

唆都和忙古歹除了对他监视，还有另一重任务，那就是做说客。几天来，这两个说客费了许多口舌，收效却太微小了，这使得他们感到狼狈与尴尬。

文天祥不愿望睬他们，终日只是写诗练字；唆都

和忙古歹闲得无聊，经常外出散心。

这天，屋里只剩下文天祥一人，他面对素笺，想起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在出使秦国时被拘，当他设法逃出虎口到达秦国的边境函谷关时，天还没亮，按照当时的边关规定，必须等鸡叫才可放人出关，孟尝君回国心切，他想了想，尖着嗓子学起了鸡叫，他这一叫，远近的鸡都跟着叫了，于是，边关放行，孟尝君脱险！

文天祥想，倘若我也能像孟尝君那样逃出虎口，回到临安，那才好哩。想到此，文天祥诗潮滚滚，当即挥笔写道：

眼看铜驼燕雀羞，东风花柳自皇州，白云万里易成梦，明月一间都是愁。男子铁心无地着，故人血泪向天流，鸡鸣曾脱函谷关，还有当年此客不？

写毕，文天祥低吟了一遍，觉得非常满意。他把诗藏好，以免给元人搜去，而暴露自己的心志。

第七章 不指南方不肯休

由于伯颜对文天祥的敬佩而想笼络住他，使他为元朝效劳，同时又由于文天祥的磐石般的抗元决心而害怕放虎归山导致后患无穷，因此，伯颜决心把文天祥送往大都交与元世祖忽必烈。在被元军扣留初，当文天祥听说自己的义军被朝廷解散了时，心中痛苦万分，首先想自杀殉国。但想到半壁河山已被元军占领，人民还在义无反顾地抗元，便决心放弃做无谓的牺牲而逃出虎口，把抗元斗争进行到底。

二月初八，南宋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出和文天祥一起被元军押往元大都。

这天，就在船要开的时候，杜浒突然来到码头。他跪在文天祥面前，诚恳地说：

“文大人，让我跟您一起去吧！我愿意一辈子跟随您，服侍您，生死都要和您在一起。”

文天祥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急忙将他搀扶起来，然后含着眼泪，深情地望着他，答应了这位挚友的请求。

同文天祥一起到皋亭山元营的一些随从，有的已

不辞而别，剩下余元庆、金应等十人，也同船北上。

船沿运河向北行，一路上，文天祥和杜浒谈起临安的情况。

“咱们的义军是不是已经被贾余庆等人解散了？”文天祥问。

“他们发出榜文，让义军将士各自还乡，可是大部分弟兄没听他们那一套，许多人说回到江西还继续干。”杜浒答道。

“朝廷里有什么消息？”

“元军把三宫俘虏北上，而且还把府库里的各种图籍、祭器和宝物都抢劫走了……”

文天祥听了，连连叹息：“真可惜啊！难道大宋就这么完了吗？”

“还有救，”杜浒凑近身子小声地说：“听说吉王、信王已经安全到达永嘉（今浙江温州）了，正力图恢复宋朝。另外，张世杰率领部队也已经到定海（今舟山），很快就会赶去勤王！”

“好，大宋还有希望！”文天祥高兴极了，“咱们得想法子赶快到南方去！”

杜浒带来的消息，更加坚定了文天祥逃出去的信心，于是，他们寻找脱身的机会。

二月十日，船停泊在杭县谢村。晚上，文天祥和杜浒商量好了乘夜色正浓时逃走。可是不巧，元军派

一个姓刘的百户带着二三十人和一条船来了，逼着文天祥他们下船登岸，严加看管。贾余庆见刘百户是汉人，就对元将铁木儿说，文丞相别有用心，要多加小心。这样元将铁木儿戒备就更严了，而且第二天一早就让文天祥他们上了另一条船。在一片喝骂和催促声中，文天祥及其他随行人员被押着向前走，他们感到莫大的羞辱，心中火冒三丈，但事已至此，只得权且忍耐，再寻找机会。

船从谢村开出，离临安越来越远，文天祥望着临安的方向，心中十分悲痛，他默默地说：“别了，临安，但是，请相信，这分别是暂时的，我文天祥一定要回来！”

往北走，正是元军进攻临安经过的地方，农田村舍一片凄凉。文天祥触景生情，感慨万分。特别是到了平江，文天祥想起当时要不是被朝廷下令调走，自己必然会死守平江城，现在也不会成为元军的俘虏，船在平江停了一个多时辰，人们听说文丞相被押，从这里经过，纷纷前来探望，有几个原来地方上的官吏在码头上等候多时，他们涕泪满面，要求登船拜见。元军看到这情景，生怕出事，赶忙解缆开船，并对文天祥严加防范。文天祥又没能够逃脱，但他由此看出了民心，因而也更加坚定了逃跑和继续抗战的决心。

船经无锡，文天祥想起18年前陪弟弟文璧经此

地去临安应考的情景，感到世事沧桑，心中无限凄楚。

船到常州，举目四望，一片萧条景象，常州人民被元军杀戮殆尽。文天祥愤慨不已，决心为无辜的人民报仇。

常州边上的五木是文天祥的战友尹玉、麻士龙和无数爱国战士牺牲的地方。经过这里时，文天祥仿佛觉得汤汤河水，都是眼泪汇成，他暗暗地祈祷说：“安眠吧！你们的血不会白流，你们的牺牲是会得到补偿的！”

二月十八日，船行到了镇江，眼看就要和江南父老告别了，文天祥心中更加焦急，他恨不得能插翅飞了出去。

元朝大将阿术当时驻扎在镇江对岸的瓜州，他主持江北军事，地位显赫。十九日，他想见见宋朝的“祈请使”以及文天祥，于是就让这些人渡江前去。

阿术灭宋之功不亚于伯颜，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贾余庆等“祈请使”见了阿术，奴颜婢膝，丑态百出。文天祥怒不可遏，在一旁一言不发……

狡诈的阿术，见文天祥闭口不言，便起了疑心，另外，又考虑到这批人北上，要经过宋军坚守的地区，于是就吩咐押解的军官严加看管，同时先押他们回镇江等候命令，待布置妥当，再继续北进。

在镇江，文天祥借住在一个名叫沈颐的人家里，

元军派人监守，开始监守很严，过了两天，见文天祥没有什么动静，就放松了。

这时，文天祥找杜浒以及余元庆商量逃走的事。文天祥分析道：“镇江是军事重镇，敌人防守严密，逃走不易，但如果现在不逃，过了江，越向北就越不易脱身。这里离扬州和真州（今江苏仪征）都不远，两地都在宋将手中，去扬州危险大，去真州虽说要逆流而上，但州城就在江边，元军防范也不严密，因此，只要找到船就可逃往那里。”

要逃走就得横下一条心，杜浒说：“逃跑的计划如果泄露，就会死，逃到半路被捉回来，也会死，而且大家都活不成，咱们大家会不会后悔？”

文天祥指着自已心口发誓说：“死有什么可怕？我不后悔！”说罢，从身上取出一把匕首，对杜浒和余元庆说：“万一逃不成，就自杀殉国。”杜浒和余元庆非常激动，也都掏出匕首。接着大家都表示了决心，然后开始行动。

要逃走一定要有船，要找船一定要有当地人的帮助，文天祥被元军派的王千户监视得很严，走不开。杜浒和余元庆行动方便些，所以他俩便外出去找船。

这时镇江街头出现了一个醉汉，他整天在酒楼上喝得醉醺醺的，然后疯疯癫癫地找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闲谈，这人就是杜浒。他遇见心向宋朝的人，就送些

银两，并且说出自己要找船的事。他先后找了十多个人，这些人很愿意帮忙，只是都找不到船。这一举动很冒险，只因百姓都很痛恨元军，没有人去告发，所以没有发生意外。

余元庆比杜浒谨慎，他仗着自己是真州人，天天在街上转着，找熟人打听。一连八天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找到船。看到长江上小船一只又一只，都由元军严格看管，杜浒和余元庆叹着气，焦急万分。

第九天晚上，余元庆在街上走着走着，碰巧遇一位老朋友，而且是给元军管船的。余元庆大喜，立刻求老朋友帮忙，答应给他1000两赏银，以后还保他当大官。

“要是为钱和官我就不干了，”这人气愤地说，“我就是要为大宋救出一位丞相，好去建功立业，赶走元军。银两、官职我都不要，只求丞相赐一纸文书，太平之后，我好去拜见！”

余元庆非常高兴，回来报告了文、杜二人。

这些天杜浒虽然没有找到船，但是他结识了一个熟悉道路的老兵，送给他一些钱，并请他喝酒，这人便答应到时领大家抄小路到江边，那样比较安全。另外，杜浒还结识了一位专门查夜的刘百户，这人贪便宜，得了杜浒的银两，喝了杜浒的酒，便答应随时派人提了官灯来接杜浒，不受夜禁的限制。

二月二十九日准备工作就绪，文天祥决定夜间逃走，并事先派两个人到找好的船上，准备夜间在甘露寺下等候。没料到就在二十九日中午，元军派人通知，要立刻渡江到瓜州去。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文天祥非常吃惊。但他很沉着，借口自己住在老百姓家，得到通知太晚了，来不及准备，请元军宽容一个晚上，明早再过江去。元军没怀疑，勉强答应了。

监视文天祥的那个王千户，总是寸步不离文天祥，就连睡觉也要挨着文天祥。不摆脱他，就无法逃走了，为了摆脱他，文天祥让杜浒买了许多酒和肉，借口明天要走，摆起了酒席，一来辞别乡土，二来酬谢房主人沈颐，请王千户作陪。他们痛饮了一场，过了一个时辰，沈颐醉了，紧接着王千户也烂醉如泥了。

不久，事先约好的那个带路老兵也来了。老兵藏在屋里，杜浒在门外等着刘百户派人送来官灯。二更天，果然来了个提着官灯十五六岁的元兵。杜浒大喜，叫了老兵，带上提官灯的元兵走了。文天祥换了衣服，跟在后面，其他人一个一个在黑暗处远远地跟着。因为有官灯，一路无人盘查。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杜浒拿出些银子给提官灯的元军，告诉他明天到某处去取灯。这个元兵也不怀疑，拿了钱就走了。

有盏官灯，过大街，穿小巷，畅通无阻。走到街的尽头，元军把十几匹马拴在路中间，以此设立关卡

而挡住和盘查过往人们。因为多少天来一直没有什么情况，元军就都躲在屋里睡觉了。文天祥一行，踮起脚轻轻地从马旁边走过去。马见生人，骚动起来，幸亏屋里的元军睡得死，没被吵醒，他们才幸运地又闯过了一关。

在老兵的带领下，抄小道，很快来到江边甘露寺下。杜浒打发走了老兵，大家开始找船。不料，船没找到，先派去的人也无影无踪。大家非常担心。

余元庆也很着急，但他想朋友不会失约，可能是这里不安全，把船藏到僻静处去了。他不顾天寒水冷，撩起衣服，沿江涉水寻找起船来。

文天祥等人立在江边焦急地等着。他心想，如果找不到船，也绝不能等着落到元军手里，他摸了摸随身带的匕首，暗下决心，不得已时，就自刎或投江。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了船桨击水声。余元庆走了一二里路，终于把船找来了。

文天祥等12人，安然上了小船，满心欢喜地向长江上游驶去。

没走多远，大家心里又紧张了起来。原来沿江岸几十里停的都是元军的船只，一会儿打梆子，一会儿唱更，戒备森严，江上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文天祥他们的小船必须从元军船只旁边经过，如果有人盘问，必然前功尽弃。幸好没人问，元军做梦也没想到文天

祥从他们兵船旁边溜走了。

又走了一阵，突然遇到了元军的巡查船，船上元军喊道：“什么船？”

“河鮑船！”老艄公答道。

元军发觉船上可疑，遂乱叫着“歹船！歹船！停下！停下！”并尽力向小船驶来。

文天祥等人都捏着一把汗，老艄公拼命地摇着小船箭一般离去。这时恰好退潮，元军巡查船搁浅了，他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可疑的船离去。

确定已脱离了元兵的纠缠后，文天祥思潮起伏，诗兴大发，提笔挥洒道：

十二男儿夜出关，晓来到处捉南冠。
博浪力士犹难觅，要觅张良更是难。

啊！终于摆脱元人的控制啦！出笼之鹰该搏击长空啦！

新的征程终于开始了。

天明时分，小船终于停泊真州。

文天祥向老艄公再三致谢，然后向真州城奔去……，城头上绣着“宋”字的大旗，跃入文天祥一行12人眼帘，他们激动不已。余元庆对守城士兵急切喊道：“快开城门。”

“什么人？”守城士兵大声问道。

“文天祥丞相在镇江逃脱，特来投奔。”余元庆高声答道。

守兵通报后，安抚使苗再成惊喜万分，他亲自打开城门，亲手将文天祥扶上马。城里老百姓听说文天祥回来了，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文天祥骑在马上，心里激动万分。自出使元营到今天见到身著宋朝服装的人们，已整整40天了。此时他倍感亲切，仿佛多年在外流亡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一样。他脸上挂满了笑容，频频地向人们点头，招手。

苗再成设宴为文天祥接风洗尘，他对大宋可真是忠心耿耿，一直都想着复兴宋室，他感慨万分地对文天祥说：“两淮的军队足够收复失地，只是淮东统帅李庭芝和淮西统帅夏贵一向不和，不能合力进取罢了。”文天祥问道：“该怎么办呢？”苗再成分析说：“如今丞相前来主持，让他们联合抗元，那么大宋复兴有望了。我们先约淮西兵直趋建康，元军必然会竭力抵御我淮西之兵。同时指挥淮南诸将，以驻扎在通、泰二州的我军攻打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打扬子桥，以扬州守军攻打瓜步，我率领水军直捣镇江，同一天大举进攻。湾头、扬子桥都是沿江防守脆弱的元军，而且兵卒都心怀怨恨，日夜盼望我军到来，故一攻就破。然后三面围攻瓜步，我从长江水面进逼，

即使再有智谋的人也无法来解救元军了。占领瓜步后，以淮东各军进攻京口，淮西兵则往金陵进攻，同时切断元军在两浙的退路，敌军统帅就成瓮中之鳖了。”文天祥喜不自禁，连称妙计，这也与自己原先提倡的建方镇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又补充了一些意见，然后情绪激昂地说：“真想不到啊，中兴的机会在此一举！”于是他立即提笔给李庭芝和夏贵各写了一封信，另外又给其他州郡守将写了信，让苗再成派遣使者星夜兼程，火速传递书信并到四处进行联络。

写完信，文天祥兴奋不已，他仿佛看到希望之光，照到了真州，照到了两淮和江南。

文天祥和苗再成都是爱国志士，他们心心相印，有着共同理想。那天晚上，苗再成来到文天祥的住所，取出一幅李龙眠画的汉苏武忠节图，请文天祥题诗。两人看着这幅表现苏武忠贞气节的名画，感触极深，离国思君之念，慷慨愤发之情，涌上心头。文天祥为此画题了三首七律，送给苗再成。诗中借写苏武表达了他们忠君报国之心。忠贞不渝，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凝结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然而，就在这时候，元军设了一个反间计，要置文天祥于死地。

原来，就在文天祥等人从镇江逃走的第二天早上，元军发现了，并在城内到处搜查，虽然抓了许多可疑

分子，但是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又到处搜查，同样毫无踪影。于是，元军推断文天祥逃到了宋军据守的真州城里。他们非常害怕文天祥再组织宋军抗元，于是就想出了一条恶毒的反间计，企图借刀杀人。

元军收买了一个叫朱七二的无赖，让他连夜混进扬州城，散布谣言，说文丞相已经降元，现在被派往真州，想去骗城等等。扬州守将李庭芝让人抓了朱七二，亲自审讯后，信以为真。正在这时，他接到苗再成派人送来的信，知道文天祥已到真州。他推想：元军对宋朝丞相一定看守得非常严密，怎么能逃脱？一个人逃就很不容易，怎么能12个人一同逃掉？于是，他也就确信文天祥一定降元了。接着他便派了一个提举带着信前往真州，责怪苗再成不该放文天祥进城，命令苗再成把文天祥杀掉。

苗再成接见扬州来的提举，看了信，犹豫起来。他想：从文天祥的言行看，不像降元的人；但李庭芝是他的上司，已经下了命令；再说12个人一块逃出来，也令人可疑……苗再成心里乱极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把文天祥杀掉。

就在文天祥到真州的第三天早上，苗再成约文天祥等人去看城防工事，文天祥高兴地答应了。先由陆都统领他们在小西门城上看，不一会儿，一名姓王的都统也来了，领他们走出城去。出城门一箭地，王都

统突然说：“有人在扬州说丞相来真州说降！”说完从怀中取出李庭芝的书信，抓住一角在文天祥面前晃了晃，但不给他看，文天祥非常吃惊。正在这时，两名都统突然扬鞭催马，奔进城去，小西门也紧紧地关上了。

文天祥等人站在城外荒野中，心里不是滋味，想不到李庭芝等人居然会这样怀疑自己，这比受敌人的侮辱还难受。叫城不开，申辩也没人听，到哪里去呢？文天祥心如刀割，不断叹息。

文天祥等 12 人，在城外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又走来了两个人，自称是义兵头目张路分和徐路分，他们对文天祥说：

“苗安抚派我们两个人来送行，看看丞相准备去哪儿呀？”

文天祥请两人转告苗再成，同他们再见一面，当面把事情说清，两位路分不同意。文天祥想了想说：

“现在只有去扬州，见李制使把事情弄清楚。”

“苗安抚说，你们不能去李制使那里。”

“而只有去那儿才能把事情弄清楚呀！”

“那就走吧！”两位路分答应着，却把他们领上了去淮西的路。

走出几里路，忽然从后面来了 50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弓箭和刀枪，还带了 12 个人的包袱行囊，

两位路分又把自己的马让给文天祥和杜浒骑。

又走了几里地，50名士兵忽然停住了，刀剑出鞘。两位路分请文天祥和杜浒下马，并且说有事商量。

文天祥等人看到这种情景，心想他们可能要动手杀我们了，但仍然沉住气问：“商量什么事啊？”

“走几步再说！”

又走了一段路，二位路分又说：“请坐，请坐。”

文天祥有些生气了：“站着说吧！”

“今日之事，不是苗安抚的意思。李制使派人要杀丞相，苗安抚不肯加害，所以派我们二人来送行。如今丞相想去哪儿？”二位路分解释道。

“除了去扬州，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扬州要杀丞相怎么办？”

“不管那么多了，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苗安抚命令我们送丞相去淮西。”

“淮西的夏贵，我们从来就不认识，再说淮西旁边的城镇都有元军，无路可走。我们只能到扬州，李制使如果信任我，我就动员他出兵收复失地，不然我们就从通州（今江苏南通市）下海到南方去。”文天祥坚定地说。

两人又说：“李制使已不能容，不如到山寨里避一避再说。”

文天祥不耐烦了：“何必这样呢！生则生，死则

死，就在扬州城，下决定了！”

两位路分又说：“苗安抚已经备好了船只，丞相从江上走，归南归北都可以。”

文天祥一听“归北”二字，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吃惊地说：“难道苗安抚也怀疑我们了？”

这一番对话，是路分在试探文天祥的真实心意，是苗再成布置好的。二人见文天祥无降元之嫌，就说出了实情：“苗安抚对丞相也是将信将疑，让我们见机行事，我等见文丞相是大忠臣，怎么敢杀害！既然真去扬州，我们再送一送。”

文天祥这才恍然大悟，他暗自庆幸，刚才自己的话没说错，万一疏忽，就要死在真州了。正因为他不考虑个人安危，坚持去扬州，才取得了二人的信任。

文天祥拿出了150两银子赏给50个士兵，然后又开始上路。原来走的是去淮西的路，现在二路分又引他们走上去扬州的路。天色快黑了，路上无人，路两旁不远的地方就有元军的兵营，如果碰上元兵，那就没法逃脱了。

天黑以后，二位路分领着30名士兵返回真州。剩下的20名士兵，又送文天祥他们走了十多里地，讨了些赏银，也不肯走了。他们告诉文天祥等人，黑夜里贩货的商人去扬州，跟着他们走，就会到扬州西门。

四更时分，文天祥一行 12 人终于抵达扬州城西门外，他正想敲城进去，却犹豫起来说：“我们进了扬州城，跟李庭芝披肝沥胆，可能会把误会消除，但既然他当初非令苗再成杀我们不可，现在又怎么会听信我们，相信我们呢？不能死在自己人手里。”杜浒也不同意进城：“我们不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到晚上投奔高邮，然后再从通州渡海南下，寻找二王，再图复兴之义举。”

金应却说：“离城不远就有元军的哨兵，从这儿到通州五六百里，怎么能走到呢？与其路上受苦而死，还不如死在扬州城下，这倒是咱们自己的土地啊！另外，李庭芝也可能不杀我们呀！”

其他人，有的同意杜浒的意见，有的同意金应的说法。平时处事很果断的文天祥，此时也没了主意。而且这里又离元军占领的扬子桥很近，不是久留之地，怎么办呢？文天祥犯起难来。

正在这时，余元庆带来一个卖柴人，自称熟悉道路，能为大家带路。

“你能把我们带到高沙（江苏高邮西南）吗？”文天祥高兴地问。

“能！”卖柴人满口答应。

“到哪儿能暂时躲一下？”

“就到我家去吧！”

“有多少路？”

“大概二三十里。”

“沿途有没有元军的哨兵？”

“几天才会来一次，今天能不能碰上，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听了这话，文天祥很高兴，于是决定随卖柴人到高沙去，然后渡海归江南，去成就复兴宋朝的大业。

天色微明，大家忙着赶路。就在这时跟随文天祥多年的余元庆，以及另外三个人，因为怕苦怕死，不肯再往前走，带着分藏在他们身边的白银，偷偷逃走了。

文天祥发现后非常痛心难过，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一行8人，跟着卖柴人继续往前走去。

腹中无食，身上无力，饥寒交迫，文天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煎熬。他步履艰难，走上几十步，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倒在荒草之中，随从将他扶起来再走，一会儿又跌倒了。就这样反复十多次，最后，他再也走不动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白天容易碰上元军，因此只得停下来。要赶到卖柴人家躲避，已不可能了。在路旁不远的小山坡上，有个土围子，看起来原先是老百姓的住房，毁于战火，木料和砖瓦都没了，只有四面断墙。走近再看，里面到处是马粪，脏极了，但是这

里倒是个藏身的地方。

卖柴人领他们进去，每人在墙边稍微清扫一下，将衣服铺在地上，或坐或躺，安顿下来。他们个个饥饿难忍，于是卖柴人提出由他进城买些吃的回来，并且说：“你们白天怕是要饿一天了，午后城门才开，我大概傍晚才能回到这里。”

8个人又饿又乏，周围臭气熏天，坐着难受，躺下又睡不着，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打发着时间。到了中午，大家很高兴，按元营的习惯，上午出哨，过午即归，因此大伙都说：“今天又得命了！”

大伙刚刚松了口气，忽然，远处人马嘈杂。从墙缝往外一看，只见有数千名元军骑兵，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没有死在扬州城下，竟要死在这里了！”文天祥心里想着，8个人紧张极了。

马队就从土围子后面经过。8个人身子紧贴墙藏着，大气也不敢出。马蹄的嗒嗒声箭筒的撞击声，听得十分真切。现在，只要有一个元兵向土围子探探头，他们就没命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忽然刮起了大风，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元兵为了赶到有人家的地方避雨，只顾急忙赶路，大队人马从土围边开过去了。望着远去的元军，大伙舒了口气，虽然浑身湿透

了，但大难不死，人人心里都很高兴。

后来才知道，这是押送宋朝祈请使去大都的队伍，其中还有元国掠夺的财物以及其他人员。因为在镇江刚跑了文丞相，所以动用了上千人的军队来警戒。

风过雨停，他们饥渴难忍。于是文天祥派了两个人下山取水，顺便想弄点吃的来充饥。谁知这天因有祈请使经过，元军骑兵也改变了活动规律，二人刚下山，就被抓住。幸好他们机灵，又把腰间藏的白银全给了元兵，这才脱身。

天黑了，卖柴人进城还没有回来。原来，今天元军活动频繁，有几百骑兵总在扬州西门外巡逻，所以午后城门没有敢开，卖柴人自然也就被关在城里。天黑以后，天气更冷了，大伙饥寒交迫，露天的土围子没法过夜，于是只得下山，到一座古庙里暂避一宿。

这古庙破烂不堪，但还可避风遮雨，里边住着一位讨饭的妇人。8个人在庙里还没坐稳，就从外面进来了一个手持木棍的汉子，接着又进来三四个人。文天祥心想，难道刚躲过了元军，现在又碰见了土匪？

“你们别怕，”见大伙有些惊疑，那位讨饭的妇人赶忙解释，“他们都是樵夫，砍好柴在这里歇一宿，天亮进城去卖。”

双方都互相打量了一番，见对方都无恶意，也就放心了。樵夫在院子里烧火煮了一锅粥，煮好要吃时，

见文天祥等人饥寒难忍，实在可怜，就邀他们过去一起吃。文天祥等人吃了些粥，烤着火，身上舒服多了。

他们互相攀谈起来，文天祥简要地说了一路遇难经过，说想到高沙去，请樵夫帮忙。这些樵夫热情地给他们出主意：

“你们先到前面贾家庄住一天，吃饱了，备齐干粮和马匹，然后再上路……”

文天祥非常感激这些樵夫，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少年，怕文天祥他们夜里挨冻，整整烧了一夜火。

五更时，文天祥等人随樵夫出发，天亮到了贾家庄，樵夫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和昨天差不多的土围里，然后担柴进城。

等到中午，樵夫从城里回来，买来了大米、猪肉。8个人饿了两天，这才饱饱吃了一顿，精力也恢复了一些。淳朴善良的樵夫，使文天祥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真情。

黄昏，文天祥等人正准备上路，从扬州城里忽然跑来5个自称巡查的骑士，他们是宋朝官员，但见到遇难的人举刀就砍，气势比元军还可怕。文天祥等人献出银两，这才免遭毒手。

这天晚上，樵夫为文天祥买了马匹，由三人引路，三人牵马，向高沙进发了。开始的40里路还顺利，但一过桥就迷了路。几个人乱走了一夜，不辨东西南

北，人困马乏，风露满身。初六早上，起了大雾，雾散之后，再抬头一望，一队元军骑兵正朝他们走来。幸好路旁有座竹林，文天祥忙招呼大家进去躲避。

“快出来！”元军呼喊。他们发现有人躲进竹林，20多个骑兵在竹林周围叫喊着，接着，一拥而进，钻到竹林搜索起来。

一场搏斗开始了，结果帐兵王青被五花大绑拉出竹林；张庆右眼中一箭，颈部被砍了两刀；邹捷藏在厚厚的烂竹叶下，元军的马把他的脚踩得鲜血直流，而他忍住疼，一动不动，元军没能发现；杜浒和金应被抓住了，但身上还有黄金，送给士兵，才被放回；文天祥本人藏在杜浒旁边，元军从他身边走了三四回，却没有发现；吕武、夏仲躲在别处，也受到了惊吓。

就在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元军似乎听见风声中有人声，以为林中还藏有大批人马，不敢再搜。“快把林子烧了！”元军一面喊，一面撤出竹林。

文天祥等人赶紧跑到对面山上，找草丛隐蔽起来。一会儿，吕武过来报告：“元军骑兵已回驻地了。”大家心上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引路牵马的六个人，有的被抓，有的逃走，现在只剩下两个牵马的了，而马又没了，他俩不愿再走，于是文天祥给了一些银子让他们走了。

文天祥又打听到离这儿三四里路，有通往高沙的古道，于是他们下山走上了正路。正当这群人疲惫不堪地向前走时，又遇见了一伙樵夫，樵夫见他们是遇难的，表示愿意帮助。见文天祥实在走不动，就找来了个箩筐，让文天祥坐在里面，6个人轮流抬着，一直抬到高邮城西。

在高邮城外，他们听说李庭芝捉拿“奸细”文天祥的命令已经下达到这里，于是不敢进城。雇了船，急忙向东驶去。

船到城子河，文天祥等人忽见河边积尸盈野，河中流尸无数，船行20里，尸体未间断。一打听，原来二月初六，元军押送宋朝使节和大批财物北上时，稽家庄和高邮的宋军前来袭击，元军大败，这尸体都是元军的。文天祥兴奋地说：“元军进犯江淮，只有这一战是我军的大胜仗啊！”

当天晚上，船停在稽家庄。这里有个庄官，听说文丞相来了，立即摆酒设宴，盛情款待，并让他儿子和一名馆客护送文天祥赴泰州，全不听李庭芝那一套。

三月十一日，文天祥顺利到达泰州。从泰州到通州300里水路，都很难走，沿岸常有元军出没。他们一直等到二十一日才开船，行了两天两夜，历尽艰难困苦和危险，终于在二十三日到达了通州。

通州守将杨思复也接到了李庭芝捉拿文天祥的命

令，他先以为文天祥是奸细，让守兵对文天祥等人反复盘查，好几天也不让进城。恰巧，有一天他又得到了镇江元军方面的情报，说是元军也在捉拿文天祥，元人的行动，又证明了文天祥不是奸细。杨思复解除了疑虑，亲自到城外迎接文天祥等人进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在通州，跟随文天祥20年的金应不幸病故。此人与文天祥生死与共，感情深厚，文天祥特别悲伤，入殓时，他特地在棺材上钉了7颗木钉和一个木牌作记号，准备将来亲手取其骸骨归荆庐陵。文天祥还写了两首诗在金应坟前焚化，以寄托哀思。

文天祥在通州住了半个多月，这时，他听说二王在永嘉（浙江温州）建了元帅府，张世杰、陆秀夫等文臣武将都在那里，继续组织抗元，力图恢复大宋江山。这一喜讯，使文天祥非常激动，他不顾身体疲劳，决心再经历一次危险，渡海南归，到永嘉觐见二王。

闰三月十七日，文天祥乘海船，扬帆而去。走出扬子江入海时，他眼望碧波，心潮澎湃，写了下面这首《过扬子江》：

几日随风北海游，
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

不指南方不肯休！

第八章 反攻江西图复兴

在历经九死一生之后，文天祥等6人终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城门镇靠岸。当地百姓一听文天祥丞相来了，纷纷前来探望。其中有位海上豪杰叫张哲斋，他将文天祥等人请至家中，殷勤招待，促膝交谈。

听完张哲斋介绍了朝廷情况，文天祥心中十分高兴，恨不得像大鹏鸟一样，一展有力的翅膀飞到永嘉，组织抗元斗争。张哲斋准备把海上豪杰联络在一起，听从文天祥指挥，反攻明州（今浙江宁波）。二人志同道合，谈得非常投机，文天祥冒死南归，一上岸便看到了希望，异常兴奋。

告别张哲斋，他由陆路赶往永嘉，迫切地想快点儿见到益王、广王。好同其他大臣、将领商量抗元大计。哪知道，赶到永嘉时，二王已将大元帅府迁到福州。

文天祥立即上书劝益王早日即位，好树立大家的抗元信心。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登基，改年号为景炎，这便是端宗皇帝。同时还封广王为卫王，任命了一批文臣武将，召文天祥立即前往福州，商议国事。

文天祥在永嘉居住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有人

拜访。附近的爱国志士，原来的同僚、部下，纷纷前来，他们见了文天祥，都建议组织义军，坚持抗元斗争，也都表示一定听从文天祥的指挥。许多人提出建立一支海上武装，用海上的优势，去抗击元军。

文天祥原来勤王义军中的邹泽、张汴、朱华三人也来了，文天祥一见，极为高兴：

“你们从哪儿来，怎么会找到这里？”

“自从义军被解散之后，我们就到了南方，在福建听说您到了这里，特地前来，我们都盼望着您再领着我们干呢！”

“刘沐、陈继周，还有其他一些兄弟现在怎么样？”

“他们带部分队伍回了江西，也招兵聚粮，等着配合南方一块行动呢！”

“真是太好了……”

几位老战友叙说了很久。大家都一心要抗击元军，成就大业，约定回去准备。

五月二十六日，文天祥到达福州。这时福州已升为福安府。朝廷授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等职。但他没有受命，主要原因是不同意左丞相陈宜中的为人行事。临安被围时，陈宜中悄然出走，有负于作为宰执大臣，文天祥到行在后，责备他为什么不奉三宫二王同奔，只管自己逃命。陈

宜中自然很不高兴。见到张世杰，文天祥也问他带来多少兵，张世杰告诉了他。他叹息说：“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张世杰也很不痛快。朝廷权力掌握在陈宜中、张世杰手中，文天祥任丞相，必然要受到许多掣肘，很难有所作为，因此他上表力辞，主动要求出外带兵，朝廷只好改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陈宜中对文天祥确是多方限制。文天祥在永嘉时，和浙南志士义民颇多接触，深感民心可用，尤其赞许张和孙关于依靠海上豪杰组织水军收复两浙的计划。他和陈宜中商量，准备亲赴永嘉指挥调度，并已写信给张和孙，请他率领海上义军收复明州（浙江宁波）。当然这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无疑会给元军以沉重的打击。陈宜中出于私心，坚决不同意这样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他的失职使临安不战而降，两浙相继沦陷，这时正想依靠张世杰的力量收复两浙，以自洗濯。如果文天祥收复两浙，他将被置于何地呢？

二是张世杰是武将，重文轻武是宋朝开国以来的一贯政策，日后倘若中兴实现，张世杰不可能掌握朝廷大权；文天祥则是状元出身的宰相，如果再建立军功，他的声望可能超过北宋的寇准、范仲淹，甚至独操朝廷威柄，这是陈宜中非常疑忌的。陈宜中以私心误大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误了朝廷。南宋

末年国家艰危，大臣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

从海上收复两浙的计划不能实现，文天祥打算到广州招集兵马，作北伐的准备。他在福安等待广州的谍报。这时军情稍为缓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着手编订《指南录》，他按时间顺序编为四卷，第一卷包括出使北营，羁留皋亭山；第二卷从临安出发，经平江、常州，渡瓜洲并返回镇江；第三卷从镇江脱险，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第四卷自海上到永嘉，再到福安行在。这些诗篇是他英勇战斗的生动记录，颠沛流离的真实写照，崇高精神的具体反映。他以工整的笔迹，抄录在洁白的纸上，以便后人读之，知道他的遭遇，了解他的心迹。在通州，他写过一篇《指南录自序》，这时他感到意犹未尽，又增写了一篇《后序》，序中对在真州时与两淮制使“约以连兵大举”，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可是旋即幻灭，这使他感到无限惋惜。他历述自己九死一生的情况说：

余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扶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

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他自己说，“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这实在一点也不夸张。虽然遭遇如此，他丹心未改，表示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这种精神实在可钦可佩。这是一篇千古的雄文，英雄的浩歌，几百年后，还闪烁着光芒！

不久，元军进行新的部署，伯颜进入临安没留多长时间，就回大都去，留下忙古歹镇守浙东，唆都镇守浙西；阿剌罕、董文炳继续攻占浙、闽州县；师夔、李恒则进兵江西。另一路元军由鄂州南下，去年年底开始围攻潭州，知潭州李芾坚持抵抗了三个多月，后来城破全家殉节。接着，袁州（江西宜春）、连州（广东连县）、衡州（湖南衡阳）、郴州相继降元。六

月间，广州守将也投降元军。文天祥开督府于广州的计划无法实行了。于是改以南剑州（福建南平）为同督府。

七月初四，文天祥自福安出发，十三日到达南剑州。南剑是闽江上游剑溪、沙溪的会合处，依山建城，地势非常险要，素有“八闽屏障”的称号。文天祥在这里建立了同督府，亲自草拟檄文，号召天下义士参加勤王义军。

各地的英雄豪杰、忠义之士见到了檄文，特别是听说文天祥亲自主持，纷纷响应。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南剑州，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这次组建义军的声势和规模，比当年在江西赣州组织勤王军大得多。投效到文天祥军中的，既有文职官员，富有谋略的知名人士，也有久历戎旅的战将。

在文官中，繆朝宗和赵时赏很受文天祥的赞赏。繆朝宗是江淮人，曾经知梅州（广东梅县）。文天祥在平江时，他曾来投效，这次又从婺州赶来拜见老上司。他为人精练实干，孜孜奉公，在督府任环卫官，主管督府军器。赵时赏是宋朝宗室，曾值宝章阁，任军器大监，在旌县（安徽旌德）做县官时，曾以一县的力量抵抗元军，立过军功。临安陷落后，他辗转入闽。投效督府后，他自带一支偏师，独挡一面。

武将中著名的有荆湖宿将巩信，他是奉朝廷命令

带部队来归文天祥指挥的，在督府担任都统制、江西招谕使。他久历沙场，沉着勇敢，又富有谋略。另一个叫林琦，曾招集赭山义军到余杭投文天祥，临安陷落后，带领水军在海上抗元。这个人既能带兵，又有文才。这两员武将，很受文天祥的器重。

福建许多著名的地方人士，也纷纷投入督府。泉州老儒陈龙复，曾任州县官多年，以清俭著名，很有声望，他在督府中任参议官。长溪青年谢翱，擅长文章，听说文天祥开府南剑，也纷纷来投奔。他们的参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文天祥原来的部下，也纷纷前来。刘沐在江西家乡组织了大队人马，特地赶到福建。另外一些人，则在江西准备迎接文天祥。

文天祥不仅在福建征兵，还派人四处活动，募兵筹饷，联络民间武装。杜浒是天台人，便被派到浙东，吕武被派往江淮一带……

大规模的义军组织起来了，人人精神振奋。文天祥激动地对大家说：“元军虽然占领了临安，但大宋还没有亡，端宗皇帝还在福建，我们奋勇杀敌，就能守住东南这片国土，进而收复失地，复兴大宋！”

义军将士都觉得有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肩头，纷纷发出誓言：“有进无退，誓死杀敌！”

正当文天祥在南剑组织起浩大声势的义军时，元

军先把两淮地区全部攻占，又进一步猛攻闽浙地区。陈宜中继续搞投降活动，他既不同意文天祥进军浙江，也不同意文天祥反攻江西而与战友会合，还命令文天祥自南剑移兵汀州（今福建长汀），而且把小皇帝搬上海船而长期漂泊。

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文天祥又移兵福建漳州龙岩，他准备攻下梅州，然后再次向江西进军，去主动攻击元军。而元军统帅则认为，宋帝、宋后和大批文臣武将已经投降，宋朝的土地也大部分落在元军手里，小皇帝又跑到海上。文天祥再硬，现在也可以劝他投降。而只要文天祥一投降，大宋也就完了。于是，元军头目便纷纷派人到文天祥那里劝降。

元朝的右丞相唆都、左丞相阿剌罕、参政董文炳、处州降将李珣和南剑州的降将王积翁等等，都认为自己同文天祥有过交往，能够劝降文天祥，于是就你一封我一封地写了劝降信，交给一名叫罗辉的淮军旧将，让他给文天祥送去。他们想，这么多人给文天祥写信，信上说了那多好话，一定能让文天祥的脑筋变灵活一点儿，自动归顺元朝。

罗辉来到文天祥的大营，将信拿出来，文天祥看也没看就把信撕得粉碎，气愤地说：“拉下去，痛打一百大板！”接着，又提笔写了拒降信，让罗辉带回去。这封信义正辞严，大义凛然，首先赞扬为国捐躯

的将士英勇而壮烈的行为，接着表达自己忠于大宋、甘愿献身的决心，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最后是拒绝劝降，宣布自己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文天祥的部下听说以后，拍手称快，士气大振，而元人还不死心，不久，又派了一名叫吴浚的降将前去规劝。

这天，文天祥正在大帐内处理军务，忽然有人来报：“吴浚请求接见。”

文天祥一怔，心想，他来干什么？去年派他屯兵瑞金，相机攻取雩都，而他却被元军吓破了胆，变节投降了，此次回来定没安好心！

“让他进来！”

“给大人请安！”吴浚进了大帐，一边叩头一边说。

“你这个软骨头，有何脸面回来见我！”文天祥让他站起来，训斥道。

“小将兵败，走投无路时才归顺了‘大元’……”

“什么‘大元’！胡说！”

“对，对，不是‘大元’，小将当时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啊……”

“休要啰嗦，你到底干什么来了！”

“我，我……如今元军统帅让我前来，说是大军已占了闽浙，张世杰将军带小皇帝下了海，宋朝气数

已尽，您不如……”

“不如什么？也像你一样‘归顺大元’，对吧？”

“对，对，……不，不，是让您去当大官，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住口，你这个败类，让你去打零都，你却降敌，你还算不算宋人？多少将士牺牲疆场，而你却卖国求荣，今天还竟敢来劝降！”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小将我这就告辞了……”

“站住！”文天祥猛地站起身来，“今天你休想回去，我要砍下你的头，为牺牲的烈士报仇，要用你的血祭我们的战旗！”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大人饶命……”

“什么来使，临阵投降，你是叛徒！”文天祥大声说着，“集合队伍！”

部队集合在练兵场，全军将士个个士气昂扬，大旗迎风飘展，光彩照人。文天祥下令将叛徒吴浚拉到军旗下，然后对众将士说：

“我们义军是抗元救国的军队，军纪严明，执法如山，吴浚临阵脱逃，投降敌军，愧对祖先，愧对大宋，今天斩了这个叛将，来祭军旗，我们定能旗开得胜！”

文天祥一声令下，吴浚人头落地，然后用这个叛将的头和血，祭了军旗。接着，文天祥动员大家做好

随时出击抗元的准备。

祭旗后，军心大振，将士们见文天祥这样坚决抗元，而且执法严明，就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文天祥率领义军，很快就攻占了梅州。

梅州在广东东北部，地处南岭南麓。文天祥的部队经过一番整顿，五月从梅州开拔，越过南岭，进入江西，展开了收复江西失地的战斗。

文天祥的部队一到江西，勤王军的旧部和各地的义民纷纷起来响应，一场如火如荼的抗元斗争在整个江西展开了。上至文官武将，下至平民百姓，英勇抗元的事迹层出不穷。

吉州泰和针工刘士昭揭竿而起，带领一帮义军杀进县城，欲驱元寇，由于寡不敌众，他被捕了。在监牢中，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咬破指头，在白绸子上写出“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十六个字，自缢而死。

吉州莲花厅（今莲花县）吴希适起而勤王，效法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勤王兵几千人，与蜀、桂勤王兵会师，直取袁州，首战告捷。元兵王梦应部不甘失败，与吴希适交锋，吴希适亲临火线，士气大振，终于打败王梦应，并连取衡州（今湖南衡阳）。

万安百姓怒而抗元，连庵庙寺祠也不能平静了，一个和尚起兵勤王，在旗上写着“降魔”，并称“时

危聊作将”。

龙泉（今遂川县）孙福（文天祥妹夫）一夜之间纠集勤王兵数千，练枪习箭，养精蓄锐，令元兵望而生畏。

永新彭震龙（文天祥妹夫）出奇制胜，攻下县城，赶走元兵。

……啊，振奋人心的往事，令人神往的故土！文天祥感到自豪。他缅怀牺牲了的战友，更渴望挥戈跃马驰骋疆场，他情不自禁地吟起了岳飞的《满江红》：

……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文天祥在汨汨的山泉边洗脸，水里倒映着他欢笑的脸庞。“文大人，你看！”忽然传来邹颯愉快的声音。文天祥摇摇头，只见邹颯手捧着一束火红的山花走来。文天祥迎上去，从邹颯手里接过花。故乡的花，开得分外艳丽，殷红似血。文天祥不由得念起了

刘士昭血书上的字：“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他依稀觉得，那美丽的花，就是刘士昭他们的血染红的！

部队又出发了！蹄声更急，文天祥把马缰勒得更紧了。

迎接文天祥和他的部队的，是古老的会昌城。会昌城外众山，点首笑向五师，滔滔的贡水，在倾诉对王师的衷情。连文天祥也没料到，会昌的首战，竟是如此得心应手，没打上几个回合，驻扎在这里的元军就溃不成军，逃之夭夭。被收复的土地上，又响起了自由的歌声，城里的百姓像闹元宵一样，点燃鞭炮，庆祝胜利。

这时，零都城里的百姓也自动组织起来，并研究了周密的行动计划：烧粮仓，烧军营，烧衙门调虎离山……派人出城与文天祥联系具体的行动时间和信号……

和文天祥联系的人出发后，城里的百姓做好了准备。两天后的傍晚，文天祥亲自指挥大队人马按规定的信号向零都城发起了进攻。

元军主将率军队守住四个城门，顽强抵抗。城外杀声震天，准备攻城，城内元军剑拔弩张严密防范，双方相持不下。

正当这时，忽有人向元军主将报告：“粮仓起火！”

元军守将回头一看，果然火光冲天，便马上下令：
“撤下一部分人，立即救火！”

一队元军从城墙上抽调下来，前去救火了。元军主将刚定下心来指挥战斗，又接二连三有人前来报告：

“大营起火！”

“县衙起火！”

“城里有埋伏！”元军主将一面高喊着，一面又抽调大批人马前去镇压。

此时，整个雩都城上空，黑烟缭绕，火光将夜空映得通红。有粮仓、大营、县衙起的火，也有百姓在街道上堆柴草引的火，这就是城中百姓们设的计策，诱使元军从城上撤下来。

四座城门的守军撤下了一多半，这时事先隐蔽在周围的义民，手持棍棒、菜刀冲上去，齐心协力砍倒守城的元军，将城门打开，文天祥带着大队人马如潮水一般冲进城里，和义民一起又冲上城头，杀死守城的元兵，占领了城头。

一队队人马开进城来，四个城门都被文天祥占领，元军成了网中鱼、瓮中鳖。文天祥的队伍和义民一起捉拿元军，就这样几千名元军，除打死之外，全部被俘。

战斗结束，雩都城又回到了宋军手里，文天祥率领军队取得的这次重大胜利，是整个抗元斗争史上从

未有过的，它充分显示出宋朝军民团结抗元的巨大力量。

接着，文天祥乘胜攻下兴国县城，又以兴国为据点，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一连收复了赣州所属各县，吉州8县收复了4个，文天祥的军队大有席卷赣南之势。

文天祥在江西连连获胜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遍了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各地人民的斗志，他们纷纷起兵响应，其势锐不可挡。湖南各地也组织了许多抗元的武装部队。湖北、淮西等地区受湘、赣胜利影响，也掀起了抗元斗争。斗争烽火燃遍各地，出现了自抗元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

元世祖忽必烈一方面对文天祥在江西的重大胜利感到震惊不已，一方面又暗自庆幸南宋只有一个文天祥，而整个宋军又没有全盘的计划和统一的指挥。景炎二年（1277年）7月，元世祖任李恒为统帅，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文天祥领导的江西义军。

面对元人强大的攻势，文天祥设法收拢部队，一面与元人周旋，一面争取机会撤向江淮。他想北上与邹泐的大军会合，不料邹泐也遇上元军，于是只好当机立断，率部队且战且退，向东南方向撤去。

一心想早点消灭文天祥的元军统帅李恒，在兴国没能消灭文天祥，便率部队穷追不舍。

李恒率大军一连追了二三百里，于八月十七日清晨，在庐陵东固的方石岭追上了文天祥，文天祥又陷入了困境，情况非常紧急。

督统制巩信是一员老将，他诚恳地对文天祥说：

“文大人，您赶快撤走吧，我带几十个弟兄在这里掩护。”

“不，要死就死在一块儿，今天咱们就在这里决一死战！”文天祥举起剑说道。

“不能啊，文大人，”巩信再次恳求，“国家少了我一个巩信没什么，可不能少了您啊！大人以国事为重，赶快带上部队走吧，到了南方还要拯救大宋呢！”

文天祥用泪眼望着这位老战友，领着部队继续向前走去。大部队刚一离开，李恒就领着大队人马赶来了。

巩信身边只有几十名步卒，怎么能阻挡住大队元军呢？于是，老将巩信急中生智，令几十名士兵分别占据有利地形，一面死守住山口要道，一面呐喊助威，设下疑兵阵。

元军沿山路冲了上来，巩信等人沉着应战，几十名英勇的战士用刀、枪将冲上来的元兵打得落花流水，元兵鬼哭狼嚎地滚下山去。几十名士兵一边打一边不断地喊：

“文大人，我们先顶住，你们准备好啦，多杀元兵为我们来报仇啊！”

“杀啊！上来多少，咱们杀多少，快快上来送死呀……”

元军攻了几次也没攻下这个山口，死伤了不少人。李恒见巩信等人如此死守不退，竟敢以寡抵众，便怀疑后面一定有大批伏兵，这几十个人是在诱敌。于是他下令元军全都退下来，只许在远处放箭，不许贸然进攻。

一时箭如雨下，纷纷向英雄们飞来，巩信身上中了数箭，其他勇士身上也都中了箭。但是，他们不肯后退半步，他们知道，只要自己一离开山口，元军的骑兵就会从这里通过，追上文天祥。几十个人咬牙坚守着，尽量拖延时间。箭伤发作，巩信站立不住了，就让士兵扶他坐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负伤的士兵也靠着岩石，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元军放了许多箭，而远远望去，巩信带的几十人，仍在坚守阵地。心虚的元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都不敢往上冲，生怕中计。

李恒让人抓来一个附近的百姓，逼他带路绕到山后，这才发现并没有埋伏。他们来到扼守山口的宋军旁边，只见巩信和士兵浑身箭伤，鲜血从身上流下来，滴洒在大青石上，英雄们已全部牺牲了，在抗元战斗

中，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给我追！”李恒气急败坏地喊着。然而，由于在这里耽搁了许多时间，文天祥已带大队人马走远了，一下子也追不上。

当天晚上，文天祥带领部队撤到了一个叫空坑的山村。一位叫陈师韩的人听说文天祥来了，热情地将他引到家中。一连好几天的急行军，将士们精疲力竭，于是文天祥决定在此休息一宿再走。

天快亮的时候，有人报告：“后面的元军追上来了。”文天祥马上召集部队撤出村寨，陈师韩主动带文天祥沿小路离开空坑，向山里撤去。

元军赶到空坑，抓住百姓就问：“文天祥在哪里？”众人都说不知道。野蛮的元军下了毒手，将村寨里剩下的人全都杀光，放火烧了所有房屋。

文天祥撤到山里，山路狭窄，大部队走在前面，中间是许多逃难的百姓，文天祥走在后面，路经常被堵塞，不能快走。

就在这时，元军的追兵上来了。两旁都是大山，前面的路又很拥挤，走不快，怎么办呢？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山上落下一块巨石，砸死砸伤了几个元军骑兵，并堵住了山路，敌人的骑兵无法通过。

走在前面不远的文天祥，听见轰隆一声，又有元军的惨叫，远远望见一块巨石横在路中，于是高兴地

叫道：“天助我也！”然而，他又一想，石头怎么会自己落下呢？一定有人在山上掩护。因为这块巨石救了文天祥，后人就将此石叫做“相公石”。

元军当然不肯就此罢休，又从后面绕过巨石急追上来。这时天色已明，起了大雾，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文天祥和部队在山路上走，听到远处元军骑兵越来越近，眼看又要追上。

在这紧要关头，文天祥忽然听见后面的元军人声喧闹，不知何故，一会儿又远去了。事后才得知，那天是自己的战友赵时赏以大局为重，不惜牺牲个人，冒名顶替文天祥，阻住了元军。

当元军快要追上文天祥时，赵时赏找了一顶轿子，让轿夫抬着自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装模作样的，真像个大官。元军渐渐走近了，在大雾中发现前面有顶轿子，而且旁边还有护卫，心想，定是个大官，就立即拦截住，大声喝问：

“轿子里坐的是什么人？”

赵时赏一心要掩护文天祥突围，便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姓文。”

元兵谁也没有见过文天祥，一听此人姓“文”，又看这气派，都认为是抓住了文天祥，前拥后簇地将他押解到李恒的帅营去请赏。

李恒也不认识文天祥，一时不辨真假，便亲自去

审讯。赵时赏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文天祥，并且昂首挺胸，怒目而视，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气概。李恒无可奈何，就让手下人将其他俘虏带来辨认。

赵时赏见到了自己的战友，就对李恒说：“这些人都是些小人物，无足轻重，你们不是要抓文天祥吗？我就在此，还留着这些人做什么！”

李恒又问俘虏，此人是不是文天祥，大家忍着悲痛说：“是。”李恒听了赵时赏的话，认为留着这么多一般的俘虏也没用，就放走了一大批。英勇的赵时赏，不仅救了文天祥，还救了一大批被俘的战友，而置自己的生命不顾。

宋军俘虏中终于有个软骨头，向李恒说出了真情：“这个人不是文天祥，是赵通判——赵时赏。”李恒一听勃然大怒，一声令下，将赵时赏处死。

由于赵时赏纠缠住了元军，拖延了时间，文天祥因此又脱险了。

空坑之役，文天祥部队的损失较大，许多杰出将领以及亲密战友都牺牲或被俘了，他的大妹夫、二妹夫相继遇害，他的家人除12岁的长子侥幸脱身外，夫人、次子、女儿都被元军俘获，文天祥很悲痛，但并不气馁，他移兵广东，继续抗元。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带兵在南岭山中过完了冬，次年二月，进兵惠州海丰县。同时，另

有一支部队收复了广州。邹颢仍在江西抗击元军。广东、江西的大好形势鼓舞着文天祥。于是他急于寻找行朝，准备与张世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元军。

五月间，文天祥访到了确实的消息。11岁的端宗皇帝已于四月十六日病死，十八日群臣拥立8岁的卫王即位，改景元三年（1278）为祥兴元年。陈宜中此时又因害怕而逃走，陆秀夫、张世杰在朝廷中执政，二人对宋朝仍然忠心耿耿。张世杰以一支舰队保护行朝，后来，他们将行朝迁往隋山，此处在新会县南80里的大海中。

文天祥和朝廷取得了联系，如果海陆两方面互相依靠，联合作战，抗元的力量还是不小的。文天祥上书朝廷，先要求移兵到隋州，后又要求去广州。但是，朝廷中有些文武官员害怕文天祥去了与他们争权，便百般阻挠，使文天祥的愿望不能实现。

这时，文天祥的老母和长子又相继去世，全家11口人，有的被元军捉去，有的死去，到现在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心中怎能不悲伤？然而，国难当头，个人的不幸已经不算什么了。

文天祥安葬老母后，进驻潮州，准备利用潮州的有利条件，练兵集粮，做复兴的准备。

这时，邹颢和刘子俊带着几千人马，来到潮州，使文天祥十分高兴，增添了他复兴宋朝的希望。原来，

邹颯一直在江西坚持抗元战斗，取得很大的胜利。后来，元军派大兵围攻，邹颯寡不敌众，边战边撤，来与文天祥会师。刘子俊是文天祥在江西兴国驻兵时投奔来的，空坑战败后，流动作战，曾率兵进入广东，但遇上元军，全军覆灭，而他没有泄气，又一路招兵，同邹颯一起来到这里。

十二月十五日，一艘元军的海船在海上遇到风浪，漂到潮州，被文天祥部队俘获。审讯俘获的元兵时，知道了元军的重要情报。原来，元世祖忽必烈视南宋的海上行朝为心头之患，认为有了它，各地人民起兵不止，因此不惜动用重兵前来攻击。这次领兵的是元军元帅张弘范，他要李恒配合他行动，从海上和陆地一同南下，气势汹汹，企图将宋朝的海上行朝一举消灭。

文天祥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行朝，同时将同督府移至海丰，准备进入南岭山中，依据险要地形，抗击元军。

不久，张弘范指挥的水陆两股先头部队，都到了潮、惠一带。文天祥忙将部队撤到山中。原来，文天祥只担心水路，担心行朝的安危，以为陆路的元军不会很快到达，而且这里地形复杂，元军也不容易找到。哪里知道，欺压百姓的潮州惯匪陈懿，因被文天祥征剿过，怀恨在心，投降了元军。他主动引导张弘范的

弟弟张弘正，带领200名轻骑，昼夜兼程，抄小路追击文天祥的中军。

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的部队以赵孟滂为前锋，邹颯殿后，转移到了海丰北面的五坡岭。这里过去就是南岭山区，没想到，元军很快又追上。狡猾的元军步卒装扮成“乡人”向文天祥的队伍不断靠近。邹颯走在部队的后面，当他发现那些“乡人”，没有介意。而那些“乡人”真的向他袭来，并冲向文天祥时，他已无法还击了。这位跟随文天祥出生入死多年的抗元英雄痛心自己殿后无功，也不愿做俘虏，便举刀自刎。幸被部下所阻，一起退入南岭山中。过了十多天，他终因伤口发作，不幸而身亡。

文天祥这时正在五坡岭上吃午饭，见后面走来一些“乡人”，就问身边的人：“那边来的是什么人？”身边人答道：“是捕鹿的乡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敌人会这么快就到了。

看到元军猛扑上来，文天祥大惊，拔出宝剑，高喊：“是生是死，在此一战，绝不投降。”他和部下左杀右挡，但寡不敌众，终不能突围。这时，他举起宝剑正想自刎，部下忙将剑夺了过去。他又从怀中掏出藏在身边的二两脑子（冰片，一种毒药）吞下去，想以身殉国，谁知药力失效，只是头昏目眩，腹泻不止。就这样，文天祥和他的一些部下被元军俘虏了。

刘子俊离文天祥较远，本来可以走脱，但是为了救文天祥，他便学习赵时赏，也假装文天祥引诱元兵。他大声喊：“我就是文天祥，你们有种的就过来吧！”他想把敌人引过来，好让文天祥走脱，谁知文天祥已吞了毒药，落在敌人手里，而他也成了敌人的俘虏。

当两队元军各自押着自己的俘虏向山下走去时，都称自己抓到了文天祥，追问他们所俘的人，也都自称是文天祥，一时真假难辨。

元兵一直把他们押到大营中，元将里有在皋亭山见过文天祥的，这才断定刘子俊是假冒的。凶残的元军下令将刘子俊活烹了。

文天祥的部下，大多在此战役中殉难或被俘。元军将文天祥押解到潮州，献给他们的元帅张弘范。

第九章 零丁洋里叹零丁

文天祥被押到了元军主帅张弘范的大营前，押解文天祥的将官嘱咐他说：“见到张主帅，必须下跪。”文天祥骄傲地说：“当年我会见伯颜、阿术都不曾下跪，今天我也绝不会下跪的！”

元军将官非常吃惊，大声喝问道：“哪里有不跪的道理？”

文天祥觉得不屑同他讲道理，便爽快而干脆答道：“宁死也不跪！”

元军将官无计可施，只得去请示他们的元帅张弘范，并一再要求把文天祥杀了。张弘范曾在临安皋亭山大营中见过文天祥，并领教过他那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他知道自己无法使文天祥屈服，而自己又无权宰杀这位宋朝的宰相、枢密使，只得对手下说：“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的忠义之名，不如以礼相待，以显示我的宽宏大量。”

因此，张弘范让人将文天祥带到大帐中，并亲自为他解下绳索，然后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说：

“文丞相请坐，请坐，咱们来谈点正事。”

文天祥坚定地说：“要杀则杀，我跟你可没有什

么话可说的。”张弘范并不气恼，只是一个劲儿地尽挑好话来说：“不，不，文丞相，你误会了，我并不想杀你……”

“那你就是想图得一个爱贤惜才的虚名吧！告诉你，办不到！”文天祥不等张弘范说完，就一语道破了他的心机，并且严厉地说：“你不杀我，我就自杀，给我一把剑！”

“想死，哼！没那么容易！”张弘范急不择语地说，显然他有些不耐烦了。

“张弘范，你也是一个汉人，如今却帮助元军攻打大宋，如此叛臣逆贼，将来你有何面目去见你的列祖列宗！”文天祥满腔怒火骤然爆发了出来，大骂这个蒙古汉军都元帅。

张弘范气愤已极，但又不好发火，只好先将文天祥关押起来，并从俘虏中找来文天祥以前的随从，继续服侍他。张弘范想：别看现在文天祥强硬，应该慢慢会软下来，过些日子攻打隋山，还得要让文天祥出面劝降张世杰呢！于是张弘范对文天祥严加防范，将他关押在一艘四周都布满了元军的海船里，而不敢把他囚在潮阳。张弘范一手作进攻隋山之准备，一手厚待文天祥，以图到时候让文天祥出面去劝降张世杰。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初六，张弘范指挥水军从潮阳进发，取道海上，准备攻打隋山。关押着

文天祥的海船一同前往。

十二日，海船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文天祥听到这个地名，眼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想起了祖国山河的支离破碎，自己的孤单无奈，思潮澎湃，百感交集，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提笔挥洒，写下了下面的这首著名的七律《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写完这首诗，他面对大海，一面反复吟诵，慨叹大宋河山的沦亡以及自己的孤单身世；一面想快到隋山了，元人还将会耍出各种新的花招，但自己抱定一个信念，宁死也不屈服，决不变节投降。

第二天，张弘范率军到了隋山，他知道张世杰领导的南宋水军实力较为强大。双方交战，元军取胜不是很有把握，因而就想不战而得隋山。于是张弘范大力推行劝降张世杰的活动。得知军中有一位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后，就派他连续三次去张世杰大营那儿劝降，可是张世杰也和文天祥一样是南宋的忠臣，他怎么又会降元呢！

张弘范并不死心，又想叫文天祥写信劝张世杰降

元，自己想直接去找文天祥，又恐怕遭到拒绝，面子上过不去，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元帅去见文天祥。

得知李元帅的来意后，文天祥气愤之极，反问道：“我不能保卫自己的父母，却教唆别人也背叛父母，你说这可能吗？”

李元帅被反问得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可又不好回去向张弘范元帅交待，就死磨硬泡地叫文天祥写点什么，以便自己带回去交差。

文天祥挥笔录下昨天写的《过零丁洋》一诗，交给李元帅，让他带给张弘范，并且坚定地说：“转告你们的张弘范元帅，这就是我的正式答复，也就是我的态度！”

李元帅无奈，只好拿着诗灰溜溜地向张弘范交差。张弘范一看，发出了由衷地赞叹：

“好人，好诗！好人，好诗！”

进攻隋山的战斗终于打响了。战斗从正月十三日起，一直到二月初六，两军对垒长达22天，战云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海战。文天祥目睹了整个战斗经过，焦虑与悲痛时时笼罩着心头。

张世杰的舰队有船一千多艘，而且多是大型海船，官民将士共有20余万人，许多将领身经百战，士兵们背水一战，士气极高。而元军大小船只一共才500艘，其中还有200艘一开始就迷了路，没有赶到。

元兵又不习惯海上作战，困难重重，说起来宋军获胜的希望是很大的。

然而，由于张世杰指挥失误，坐失战机，元军的舰只趁着涨潮的时候，突然向张世杰的海军攻击，虽然宋朝海军英勇顽强，但还是抵抗不住元军有组织的猛烈进攻，军民伤亡极大，眼看败局难以挽回，张世杰便决定派人把皇帝接到自己的舰船上，准备突围，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

皇帝座船较大，又紧紧和别的船只结连在一起，突围不出去。不能眼看着靖康故事的重演，也不能使皇帝落得和先皇一样的命运，陆秀夫决定和皇帝一起殉难。他首先叫妻子儿女跳海自尽，又回头对皇帝说：“国事至此，陛下应当殉国。德皇帝被俘，受辱已甚，陛下不能再受辱了。”说罢即背负9岁的皇帝蹈海壮烈牺牲。

杨太后知道皇帝殉国，万分悲恸，也跳海自尽了。不少大臣、宫女也都纷纷跳入海中。

张世杰见皇帝没来，情况又不允许他久等下去，就和苏刘义等将官乘天色昏暗，率领百多艘大小船只突围出去，其余八百多艘都被元军俘获了。

入夜，隋山决战结束，炮火、鸣镝声音都停止了，海上烟消云散，连军中的锣鼓也悄然无声，只见点点灯光，疏密相间，那是元军船只和它所俘获的宋军船

只上的桅灯。元军取得隋山决战的最后胜利，杀牛宰羊，置酒庆贺，个个喝得烂醉如泥，一阵阵如雷的鼾声从船中传出，打破了夜空的静寂。

这一夜，文天祥一刻也没有合过眼，他为张世杰坐失战机无限惋惜；也为他结栅自固，“不知合变”而痛心疾首。虽然他一介书生，并不知兵，但已看出了这些致命的弱点，而且事情的发展又一一按照他预见的最坏的结局出现了，二十多天来尚存的一线希望完全破灭，这怎不使他痛苦万分呢？更加使他难受的是，决战自始至终，他都亲眼目睹，心脏脉搏随着战斗的进行而跳动，心情紧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又使他亲眼看到宋军的覆没，这对他是极大的打击。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比肉体上受刑更加难以忍受。他说：“隋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范不可出矣！”这是他当时心境真实反映。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坐北舟中，向南恸哭”。

隋山战败以后，文天祥向自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昨天，西北海面还有宋军的大队船舰，如今只见北船，不见南船的旗号了，宋军还能保存一点力量吗？

昨天，两边桴鼓擂得十分响亮，今天海上一片静寂，宋军竟就此不能再战斗了吗？

昨天，张世杰元帅正在布置战斗，今天他是殉难崖海呢？还是已经突围出去？杜浒、邓光荐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不知牺牲没有？

昨天，祥兴皇帝还在他的座船上，他的存在是宋朝存在的象征，如今他是生是死，音讯杳然。如果皇帝不幸殉难，不绝如缕的宋朝还有希望吗？

这些问题萦绕脑际，他找不到任何答案，宋朝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他无比痛心。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总结出历史教训，只是归咎于奸臣误国。在茕茕孤灯下，他含泪写了一篇记述隋山决战和自己的感想的长篇史诗。他把隋山失败比作赵长平军被秦将白起坑杀，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惨案。他记述这次空前的海战说：“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夺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夜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酹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这次战争确是宋元最后一次决战。张世杰虽然突围出去，但他再也无力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了。他率领一百多艘船只乘夜驶到南恩（广东阳江）海上的螺

岛停泊，曾想整顿残余水军，再招集广东志士义民参军，在陆上建立根据地。不幸这支船队突然遇到翻江倒海般的大飓风，船只有的撞击坏了，有的沉没海中。将士劝他上岸暂避，他拒绝了，说：“没有必要了”。座船摇晃得非常厉害，几次险些倾覆，张世杰若无其事似的，他扶着板壁登上舵楼，两眼凝视着在飓风中忽上忽下的宋军残余船只，喟然长叹着对身边的将士说：“我为宋朝仁至义尽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现在国已无君，我不在隋山殉难，只为元军退后，再立国君，以图恢复宋朝社稷。如今国事至此，这是天意呀！”这时飓风更急，怒涛更高，张世杰竟堕水溺死。将士捞起他的遗体，葬于螺岛东端力岸村。螺岛因为埋了烈士的忠骨，改名为海陵岛，取海上陵墓之意。

战斗结束后，隋山海面一片浓重的腥臊味儿，双方战死的士兵，跳海殉节的宋军官兵和义民，尸体陆续漂浮起来，七天以后，竟有十余万具。元军驾着小船在海上捞取财物，一个士兵发现一具穿黄衣的童尸，身上佩着玉玺，他取下玉玺，把尸体扔到海里，玉玺送到张弘范那里，张弘范断定是皇帝的尸体，立即命令士兵捞取，可是不知已漂到那里去了。他即派人向元朝政府奏闻。

张弘范消灭了督府军，南宋最后一个皇帝也死在

他手里。他自以为对元朝立下不世之功，十分得意，派人在隋山北面石壁上刻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以便“留芳千古”。可是事与愿违，他灭宋的罪行受到中原和南方人民的唾骂。明朝时候，有人把这块石刻削去，改镌“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字，纪念这位殉节的忠臣。

第十章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月十三日，张弘范的灭宋庆功宴会在广州摆开，他所部全军将领都来了。张弘范把文天祥请来了，并让文天祥坐正席，不停地劝菜敬酒。文天祥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怒目而视……张弘范再次走近文天祥说：“文丞相，宋朝已灭亡了，您的忠心也已尽到了，即使您想杀身成仁，又会有谁把您的事迹写进宋朝的史册里呢！好好想想，如果能以忠于大宋的心来对待大元，那么大元肯定会用您为宰相的！别再固执了，在哪儿当官不是都一样……”

一听到“宋朝已灭亡”几个字，文天祥心如刀绞，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对张弘范的话非常气愤，立即驳斥道：

“国亡却不能救，做为臣子就已经死有余辜了，怎么还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古时商朝灭亡后，伯夷和叔齐忠于商朝，不食周粟而死，做为忠臣，应自尽其心，绝不能因国亡而变心。告诉你吧，让我屈膝投降，永远也办不到！”

张弘范被驳得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元军副帅庞钞儿赤这时站起身来，想缓和一下气

氛，就走到文天祥旁边去敬酒。而文天祥气愤地把脸转过去，理也不理。

庞钞儿赤当着众将官的面讨个没趣，恼羞成怒，破口大骂道：

“畜生，你活腻了吧？本帅好心让你喝酒，你还不识抬举！”

文天祥毫不示弱，立起身来，怒发冲冠，厉声斥骂道：

“你这条疯狗，从北国跑到这里来咬人！告诉你，我只想快点死，快把我杀了，来呀，杀吧！”

庞钞儿赤气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伸手抽出了身上的宝剑。张弘范急忙拦住了他，小声说：“请息怒，杀了他，咱俩怎么向大都交待呀？”

文天祥心如铁坚，毫不动摇，元人两个月的威胁利诱都没有效果，张弘范无可奈何，只得将这些情况写成奏章，派人送到大都，听候处置。

四月十一日，使者带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诏书。对忠心耿耿的文天祥，忽必烈早就有所了解，这次又得知他被俘后的情况，赞叹道：“真忠臣也！”他要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立即押送到元大都，他要亲自处理。

得知要北上的消息，文天祥下定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临行前他写了一

首长诗，题为《言志》，诗中反复表达了以死殉国的志向，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平生读书为谁事？临难何忧复何惧！

文天祥那种乐观、无畏的精神跃然诗中，他在北上途中，在大都监狱的表现，都反映了这种精神。

文天祥要离开广州北上时，杜浒特地赶来了，他要为义军领袖和自己亲密的战友送行。杜浒带兵在隋山一带，战败后投海被俘，也押到广州，受尽折磨，身患重病。文天祥望着杜浒憔悴的面容，难过极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又浮现在眼前。两人含泪分别，而杜浒因忧伤和疾病的折磨，几天后便去世了。

和文天祥一同押往大都的还有邓光荐，他是南宋的礼部尚书，在隋山战役中被俘。邓光荐品格高尚，又喜好诗歌，一路上和文天祥写诗填词，日夕相伴。

四月二十二日，文天祥等人由元军都尉率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着北上了。他把这次北上，看成又一次战斗。途中的山水、草木常常引发他的情思，为此，他写了不少的诗歌，表达了自己的哀痛和坚定不屈的意志。

五月初四，文天祥一行出梅岭，二十五日至南安军，这儿已是江西，离文天祥的家乡不远，义军旧部也还在，元军都尉怕义民前来劫持，就把他锁在船舱里。

一直想着以身殉国的文天祥，这时，他决心就死在自己的家乡。到故乡庐陵还有七八天的路程，现在开始绝食，正好到庐陵也就差不多饿死了。尽节于故乡，埋葬于本土，不失为忠烈，而且还能免除到大都后再受侮辱。于是，文天祥提笔写了一篇《告先太师墓文》，让随从孙礼离船上岸，从陆路先赶到庐陵，在父亲文仪的坟墓前诵读，然后火化，替他祭祖，并约定好孙礼六月初二在庐陵等着再上船，那时他就可以死在家乡，告慰祖先了。

绝食是痛苦的，一天、两天……他坚持不肯吃东西。后来，元军都尉见他始终不进食，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便惊慌了，先是哀求他吃点东西，后来，竟令士兵捏住文天祥的鼻子，把粥从嘴里灌进去。文天祥对他们的无礼举动怒怨不止……

六月初一，船便到了庐陵，没有见到孙礼。他以为是船早到了一天，所以他忍耐着绝食的痛苦，等待孙礼回来。谁知道一直到了第四天，船要到丰城时，文天祥才发现孙礼在另一条船上，这时他才明白，原来是元军捣鬼，他们根本就没有让孙礼上岸。

文天祥绝食 8 天，竟然没有死，而庐陵已过了很远，他想既然不能死在家乡，如果再坚持绝食而默默地不明不白地死在荒江之上，实在不值得；另外，建康（今南京）马上就到了，他听说还要停一段时间，如果能像上次在镇江一样逃出去，就太好了。考虑再三，文天祥决定恢复饮食，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文天祥在绝食期间，感情深沉，写了不少抒情诗作，其中有许多名句表达了他崇高的气节，如：《赣州》的“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国家虽亡，而江山不变，人心依旧，世界来日方长，起事的机会还很多）；《苍然亭》的“忠气流落尘土，英雄遗恨满沧浪”（尽忠守节之士风流一生，却陷落在尘土之中，英雄留下来的亡国之恨，像碧绿的赣江水那样多）……

六月初五，文天祥到了隆兴（今南昌），消息一传开，百姓纷纷站在街头夹道看望。一生中文天祥已经是第三次遇到这样的场面了，他又想起了中状元和从元营逃脱到真州时的情景，但是，此时他的体质已然不行了。不过，在老百姓眼里，他仍然是位了不起的英雄，人们仍然尊敬他，崇拜他，而且这种感情比以前更强烈了。

庐陵人张弘毅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文天祥经过庐陵时，他向元人迫切要求，他要陪伴文天祥一起

去大都，元人见他如此心切，便答应了。

六月十二日，文天祥等人抵建康，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这里也有人想在江边将文天祥救出。文天祥也想找机会逃走，可是元人警卫森严，因而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八月二十四日，文天祥渡江北上，邓光荐却在此病倒了，而留在了建康，两位好朋友从此分别了。文天祥等人渡江到江北，然后走水路到淮安，这一段路上，江淮的义士总想将文天祥劫走，可是，元兵水上、岸上层层守卫，一直到扬州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九月初二，文天祥等人由淮安出发，走陆路向北行进，一路上北方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都使文天祥激动不已，他写了许多诗，记下了自己的见闻。

九月二十日，文天祥等在河间（今河北）的一家烧饼铺夜宿。店主见是被俘宋朝官员经过此地，便上前打听，一听是大名鼎鼎的文丞相，连忙前去参见，并且说：“小人祖上也是宋人，流落此地多年。文丞相忠心耿耿，世人皆知，今日有缘相遇，请丞相留下墨迹，来日见到此字，就如同见到文丞相，不知可否？”说完他便拿出笔墨纸张。

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文天祥遇见这位宋朝遗民，并对自己这样尊重，感动不已，一口应允，提笔写了四首诗，送给店主。

店主当即叫人将这四首诗裱了起来，挂在阁楼里，视之为珍宝。

两年后，一位江南人路过此店，见了这几首诗，认出是文丞相的手迹，便对店主人说：

“这些诗写得好，两贯钱让给我吧！”

“这是我的传家宝，就是十锭银子给我也不换。我祖上也是大宋百姓，宋朝三百多年天下，有多少文武官员，只有文丞相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为我写的手书真迹，是无价宝啊！”

因为这位客人也相当崇拜文天祥，所以才想讨手迹，见北方百姓也如此敬重文天祥，心里无比兴奋。

文天祥一行到了元大都后，被安置在会同馆。他深深地舒出一口气，心里暗喜道：可以殉国啦！可就在会同馆里，馆主人将文天祥奉为贵宾。文天祥很奇怪，就问馆主人，馆主人回答：“丞相博罗吩咐我好生照顾文丞相。”于是他明白了，元人是在企图软化自己。

文天祥为了表示自己不屈服于元人，他每天身著好宋朝官服，面南而坐，黑夜亦如此。他不睡博罗为他安排好的床铺，宁可每晚坐到天亮；他不吃博罗为他安排好的美餐，而要吃陪他来的那位同乡、朋友张弘毅送来的饭菜。张弘毅一直住在离文天祥不远的客

店里，坚持前来送饭，照看文天祥。文天祥之所以“义不寝食”，一是要向元人显示自己的决心；二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自己的志向。

果然，博罗丞相接二连三地采取了种种方法劝文天祥投降。

先是文天祥的两个女儿前来看望他。她们见到父亲，悲痛欲绝，文天祥最疼爱女儿，此时也泪如雨下，可是父女刚一见面，元人就又把两个女儿带走了。文天祥的夫人就和女儿住在一起，元人却偏偏不让她来。元人的用意很清楚，是让文天祥知道，只要你肯投降，就能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然而文天祥宁愿忍受着和亲人生离的痛苦，而坚决不向元人屈服。

留梦炎，这个临安危急时逃跑的南宋丞相，降元后做了高官。博罗心想，这两人都是宋朝的状元宰相，用状元宰相来劝状元宰相，真可称为一着妙棋。然而博罗打错了主意，两人思想完全不同，文天祥恨透了留梦炎这样的人，怎么能听他劝降呢！留梦炎刚到文天祥这里，未等他说话，文天祥就指着他厉声斥责道：

“好个老贼，当初你不顾国家利益，弃官潜逃，今又认贼作父，甘心投降。你不知耻辱，还厚着脸皮来劝降，我问你，你有什么脸面再见父老兄弟啊！”

留梦炎被斥骂得抱头鼠窜。接着，博罗丞相又让宋恭帝前去当说客，命令文天祥投降。临安陷落后，

皇帝被押到大都，元世祖封他为瀛国公，现在只有9岁。博罗丞相想，文天祥忠君，皇帝的话，他一定服从。然而他们又想错了，就是皇帝让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也不会答应。小皇帝一来，文天祥便有了主意，他既不责骂小皇帝，也不跟他讲道理，只是让小皇帝坐北向南，自己面北而跪，一面叩头，一面痛哭流涕地连声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意思是让小皇帝回南方，竖起抗元战旗。小皇帝被弄得糊里糊涂，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回去了。

宋君、宋臣劝降都没效果，只好由元朝大臣出马了。当时元朝的平章政事（宰相），名叫阿合马，是个很狂妄的家伙，他想借自己的权势来使文天祥屈服。他进了会同馆，在大堂一坐，就让人叫文天祥前来回话。

文天祥一听是阿合马，料定不好对付，但一想，我死都不怕，怕他干啥？于是昂首阔步走到堂上，作了个揖，坐在阿合马对面。

见文天祥大义凛然的样子，阿合马先是吃了一惊，继而却又故作威严地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刚才听人家说是宰相来了。”文天祥顺口回答。

“知道我是宰相，为什么不跪？”阿合马盛气凌人地问。

“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下跪？”文天祥据理反驳。

没想到文天祥这么强硬，阿合马一时又不知如何回答，便转移话题：

“你既然是南朝宰相，那为什么又到了这儿呢？”

“南朝早点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到不了北方了。”文天祥一本正经地说道。

阿合马见文天祥态度强硬，自己又无话可说，就寻开心似地对左右道：“此人生死得由我呢！”意思是说，文天祥你别太要强了。

文天祥这时也不耐烦了，于是，声色俱厉地说：“你要杀就杀吧，说什么由你不由你呢！”

阿合马不作声了，他知道说不过文天祥，劝降的话一字未提，就灰溜溜地走了。

在这场劝降与反劝降的斗争中，文天祥胜利了。元朝统治者失败后，知道劝降是不会成功的，于是，就采取强硬手段，对文天祥进行肉体折磨，企图消磨文天祥的意志，使他屈服。

十月初五，文天祥被带出会同馆，押送到兵马司衙门，关在一间小土牢里。

元兵看守极严，过了十多天才把文天祥捆着的双手解开。一个月后因为文天祥生了病，才把枷除掉，但脖子上仍系着铁链子。

文天祥所带的衣服钱银都被收走，每天给的伙食极差，又不许张弘毅再来送饭，要文天祥自己生火做饭，火炉就在囚室内，烟熏火燎，难受之极。

囚室阴暗寒冷，屋角墙壁布满厚厚的灰尘。文天祥身上的虱子抓不完，不久又长了癞，背上长了疽。生活的折磨使他病倒了……

元朝统治者以为，宋朝宰相是吃不了这些苦的，一个月的折磨一定能使文天祥屈膝投降。十一月初五，开始领他到枢密院说是去见院官博罗丞相，一连去了四天，博罗故意避而不见。直到十一月初九，院官才传令召见。博罗心想，折磨了一个月，又三番五次让他见不到元人头领，这次，文天祥一定会软下来。

然而他们又错了，痛苦与折磨不仅丝毫没有动摇文天祥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坚强了。

在枢密院大堂中央坐着满脸杀气的博罗丞相，旁边坐满了元朝的高级官员，手持刀枪的士兵威严地站立两旁，阴森可怕，杀气腾腾。文天祥昂首阔步走进门去，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从容地走到大堂中央，作了个揖，站立在那里。

一名通事（翻译人员）高喊：“跪！”

文天祥严肃地说：“我是南人，只行南人的礼，礼行完了还跪什么？”

博罗一下子火了，令左右去拽文天祥下跪，文天

祥索性坐在地上不起来了。这时又上来好多人，有的按头，有的抓住手、按着脚，甚至还用膝盖顶着文天祥的背，硬逼他下跪，但是文天祥始终不屈服。

博罗无奈，只得令手下退在一旁，就开始审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我文天祥忠于宋朝，宋亡了，我只求速死，没什么话可说！”

一听文天祥说了句“天下事有兴有废”，博罗便想钻空子：“盘古到今，几帝几王，为我逐一说来。”他是引文天祥一直数到现在的元世祖，好借此让文天祥承认元朝，进一步再让他投降。

文天祥马上机智地回答：“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天不是赴博学宏词科（选拔博学能文之士的考试），没工夫跟你说闲话！”

博罗被驳得面红耳赤，但仍不肯善罢甘休：“你们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又有什么功劳呢？”

“立君王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责，不计较什么功劳。”

“你既然知道国家挽救不了，为什么还要去硬做？”

“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尽我一天的心力。做为孝子，不管父母活着、病着，还是死了，都应尽孝心。父母如果有病，明知不能救了，难道你就不给用药了吗？今天文天祥到此地步，只求快些死，何必问我这

些废话？”文天祥气愤地说。

博罗发怒了：“你要死，我偏不要你死。偏要把你关下去！”

文天祥冷笑着说：“随你便吧！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吗？”

博罗恼怒之至，嘟嘟囔囔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审问就这样结束了，元朝统治者能征服一个王朝，却对付不了一个文天祥。博罗想立即把文天祥杀了，以解心头之气，可元世祖仍想“求才”。他们只得以长期监禁的痛苦来消磨文天祥的斗争意志，指望他能屈服，为元朝出力。

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文天祥始终也没有屈服。土牢阴暗潮湿，只有一扇矮门和小窗户，终年不透阳光。夏天闷得透不过气来，下雨时，雨水往屋里灌，床和小桌都泡在水中。粪便、死老鼠，各种脏物堆在屋里，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监狱里，文天祥经受着折磨，仍然坚持斗争。对他来说，生命不终止，斗争就不会停息。

他还写了许多诗歌，他要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把监狱中的生活和斗争，把亲身的经历和战友的英雄事迹，把宋朝灭亡的经过和叛贼的卖国行为，告诉给人民，告诉给后人。

当时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元朝统治，正在南宋

官员中大量搜罗人才。降元的南宋官员王积翁等人向元世祖上奏说：“文天祥乃当今人中之凤也，南宋人中无一及其项背者。”于是元世祖令王积翁去传达旨意。文天祥说：“国家灭亡了，我只有以死报国了。假如元朝皇帝宽容，让我能够出家为道士重归故乡，往后以方外之人备元朝皇帝顾问，那么还说得过去。假如立即就委以官职，不仅亡国的士大夫们不能相容，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志向和事业全部抛弃了，那么你们重用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们真的请来了静修自得、彻悟深通的老道士，给文天祥说道谈玄，企图动摇他的意志，使文天祥可以脱尘绝俗，与世无争，不再反抗元朝；同时可避免元朝杀戮忠良的罪名以藉此收买人心。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天祥，他追求的是自己所向往的浩然正气，提出的做道士的要求，只是为再次举起抗元义旗的借口。至于生死、得失、功名、荣辱等一切杂念都给他抛于九霄云外。就好像他在《正气歌》中所写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文天祥的意志越来越坚定，王积翁想联合南宋旧官谢昌元等10人请求元世祖忽必烈释放文天祥。留梦炎认为这样做不妥当，说：“文天祥出去后，必定会重新号令江南义民抗争，这样有可能会把我们10

个人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后来王积翁也不敢提释放文天祥的事了。

王积翁等人又建议：“不放文天祥，也该以礼相待，好让人家说元朝皇帝开明。”元世祖同意了，令兵马司给文天祥准备好的酒菜饭食。文天祥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文天祥不吃官饭已有好几年了，元朝为我准备的酒饭，我坚决不吃。”

当时，各地抗元斗争又高涨起来了。至元十九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有一个自称“宋朝幼主”的义士，名叫薛保柱，聚众数千人，要攻入燕京劫狱，营救文天祥丞相。有人还写了匿名信：“……马上起义。到时先焚烧城墙上的草苇，然后率领两翼卫兵举火把接应。……丞相可以不必担心了。”当时元朝左丞相阿合马刚刚被刺杀，气氛相当紧张。

得到这些情报，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害怕，立即下令：一、除去城墙上的草苇；二、京师戒严；三、将瀛国公（原南宋恭帝）和南宋宗室迁移到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县），以防宋朝义民劫持，并怀疑匿名信中所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经过与大臣们商定，他们终于一致认为杀了文天祥最为保险。

然而忽必烈认为：“元朝人中没有能比得上成吉思汗时期的宰相耶律楚材的，而宋朝人中没有能比得上文天祥的。”杀了他，还真是舍不得。于是决定，

他亲自出马对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说。

十二月初八，忽必烈在皇宫大殿中召见了文天祥。文天祥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大殿，凛然而立，长揖不跪。侍卫强令下跪，文天祥坚决不从。忽必烈一心想劝文天祥归附，就不再拘于礼节而喝退侍卫，好心好意地相劝道：“你在这里好几年了，我一直不忍心也不愿意杀你，如果你能一改初衷，以对待宋朝皇帝的忠心待我，我照样会重用你当宰相的。”

文天祥很爽快地说：“我文天祥受了宋朝的恩惠，官至宰相，如今宋朝不幸亡国了，我理所当然地死节，怎能做别人的宰相呢？”

忽必烈说：“不愿做宰相，就做枢密吧！”

“也不做。”

“那你有什么愿望？”

“赐我一死之外，别无他求！”文天祥高声回答。语音琅琅，犹如洪钟回响在大殿之中，久久不绝。大殿中每一个人，就连忽必烈也嗟叹不已。忽必烈亲自劝降也失败了，只得无可奈何地令手下把文天祥押回牢狱，为了免除后患，他终于决定将文天祥处斩。

第二天早上，元朝宰相再次极力上奏元世祖：“文天祥既不愿归附，不如成全他的请求，赐他一死。”元世祖同意了。

临近处斩时辰了，元朝统治者如临大敌，兵马司

牢狱、柴市口刑场以及押赴刑场所要经过的每条大街小巷都布满了重重精兵，生怕宋朝义士劫走文天祥，也怕百姓借机闹事，平空增添麻烦。

监斩官带领士兵和乐队来到了兵马司牢狱，击鼓鸣金，要带文天祥去刑场。文天祥见此情形，便知是怎么回事，高兴地说：“我的事情，今天终于完成了。”从到元大都的那天起，文天祥就想以身殉国，没想到竟拖了三年之久，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于是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将春天就写在衣带上的“绝命书”——《自赞》系在身上。元兵给他戴上黄冠，再戴上枷锁，手执刀枪地押解他走出监狱。

这时，其他被监禁人的都难过地目送文天祥走出监牢。而文天祥则神情自若，气宇轩昂。街道上聚满了百姓，都想最后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文天祥被押赴刑场处斩的消息一经传开，人们越聚越多，从街道到刑场，观众层层围住，人数竟达万人之多。人人脸上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愤恨和悲伤。

监斩官见文天祥是如此的众望所归，唯恐发生什么变故，便一再高声喊道：“文天祥是南朝的忠臣，皇帝要用他做宰相，他不愿意，所以只好听从他本人的愿望，赐他一死，这可跟平常的杀人不一样啊！”

文天祥昂头挺胸，泰然自若地踏向柴市刑场的路上，同时反复地高声吟唱自己编的歌，其歌唱得慷慨

激昂，催人泪下。

刑场到了，百姓们一层层涌向刑场中心，尽管精壮的元兵手持刀枪，使劲地向外驱赶，但围观的圈子还是越来越小。这时监斩官问道：“文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如果此时回心转意的话还能免你一死！”

“要杀则杀，少说废话！”文天祥愤怒而坚定地說道。

文天祥说完，就向周围的百姓问道：“请问南方在哪边？”百姓给他指了指。这时，只见他面向南方，慢慢地跪在地上，深深地拜了两拜，并说道：“臣报国至此矣！”

百姓中此时有人拿来了笔墨，请求文天祥写些字，作为最后纪念，文天祥从容提笔，两首七律一挥而就。有一首最后四句这样写道：“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这诗句大意是，天地荒凉，大宋灭亡，自己将要死去，国破家亡，自己复兴宋室、恢复中原的事业也不能实现了。只有一腔忠君报国、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充塞蓝天，带着忧愁怨恨与暮云一起飘浮。

七律的最后一字写完，文天祥将笔一掷，大义凛然地走向刀斧手……

文天祥刚刚被斩杀，只听见高喊声：“刀下留人，皇帝圣旨……”几个骑马的官员飞一般地奔向刑场。

但到刑场一看，为时已晚。原来元世祖忽必烈直到最后，都还想再劝一劝文天祥。

文天祥被杀死了，终年47岁。一时间，刑场内、外、大街小巷的人们无不感叹流泪、悲痛哭泣不已。

文天祥受刑后的第二天，他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文天祥的面容跟生前几无差别。有10多位江南义士也冒死前来元大都协助办理后事。他们发现了藏在文天祥遗体的衣带里的一首《自赞》，其中写道：孔子成仁，孟子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其大意是：孔子教导我们杀身成仁，孟子教导我们舍生取义。正因为只有行为符合正义，所以才能达到仁德的境界，我读了圣贤们留下的书籍，究竟从其中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从今天往后，我大概可以无愧于圣贤们的教诲了。

欧阳夫人和10多名义士读了这篇气势磅礴、大义凛然的《自赞》时，他们从悲痛万分的心灵中升起了一种崇高之感。他们暂时将文天祥的遗体埋葬于元大都小南门外的大道旁，焚香酌酒设祭，表达对亲人和英雄的哀悼和敬意。一时间，闻此噩耗而设祭的老百姓，从北方到南方，何止千万家啊！一直在元大都陪伴文天祥的张弘毅含泪将文天祥遗体的牙齿、指甲、胡须和头发暗中收藏起来，亲自背着送回了文天祥的

家乡——江西庐陵安葬，同时还带回来了文天祥所写的大批文稿。

第二年，人们把文天祥的灵柩送回了故乡，葬于富田镇东南10多里地的鹭湖边。

人民怀念这位伟大的英雄，在他家乡的先贤堂里，增添了文天祥的画像，后来特地修建了“文丞相忠烈祠”，他少年时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文天祥殉国之后，人民的抗元斗争依然没有停止。自他死后的那年起，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起义，继而朱元璋等人在南方起兵，终于推翻了元朝的残酷统治。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文天祥被监禁的旧地——兵马司监狱修建了“文丞相祠”，文天祥的诗文广为流传，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少佳句，如“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诗句更是成了人们的座右铭。

气节，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美德，因文天祥那浩然正气而益加光辉。他那浩然正气哺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中华民族能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永远纪念他、继承他的遗志吧！文天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